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大溪醫藥主題調查研究委託案」
第二期修正報告書
(期末報告)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日 期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6 日
承 辦 單 位	陳力航

目錄

壹、總論.....	1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1
二、研究方法	2
貳、工作成果	4
一、文獻及史料蒐集（附清單）	4
（一）《臺灣日日新報》	6
（二）《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中的大溪西醫相關資料	10
（三）《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有關大嵙崁公醫資料	11
（五）戰後大溪醫療衛生、醫師相關報導（《聯合報》、《自立晚報》）	14
（六）全昌堂醫院藥單、博愛堂醫院藥單、掛號單	15
二、史料翻譯	16
三、圖像授權	17
參、研究分析	18
一、大溪與臺灣醫療衛生近代化	18
二、日治時期東亞醫學教育與大溪	24
（一）臺人習醫熱潮的興起	26
（二）大溪醫師的分類與特色	28
（三）大溪近代醫療人才網絡	31
1.李發隆醫師（1884-1922）	31
3.傅祖鑑醫師（1902-1957）	35
4.簡長斌醫師（1910-1990）	37
5.林錫金醫師（1912-1992）	39
6.林長燦醫師（1914-？）	41
肆、主題簡介專文	44
一、日治時期的大溪與臺灣醫療衛生的近代化	44
（一）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衛生政策	44
（二）日治時期大溪的傳染病	46
（三）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大溪的防疫與衛生措施	47
（四）結語	48
二、日治時期大溪的醫師群像與人脈網絡	49
（一）日治時期東亞醫學教育與大溪	49
（二）大溪醫療人才的養成—以李發隆、簡長斌為例	49
（三）結語	53
伍、結論	54
陸、附錄	56
壹、圖像授權清單	56
貳、史料翻譯	71
參、年表	82
柒、第二期報告書書面審查委員意見回覆表	85
捌、參考資料	90

表目錄

表 1 大溪醫師就學一覽表	2
表 2 本期工作進度表	4
表 3 翻譯內容提要	16
表 4 日治時期大溪醫療人員養成體系表	28

圖目錄

圖 1 日治時期臺灣醫學教育機構演變圖	25
---	----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壹、總論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殖民政策，造就醫師在臺灣社會的重要地位，許多臺灣人莫不以醫師為志向。若想成為醫師有幾條管道，首先是進入醫事教育機構接受正規訓練，如臺灣島內的總督府醫學校（即現今臺灣大學醫學系前身）、或赴日本內地就學，再者前往日本於中國的佔領地（如青島醫學專門學校）進學。

臺灣島內的總督府醫學校，具有其特殊的殖民目的性，雖然島內僅此一間，入學競爭激烈，原則上，畢業生的醫師執照卻僅能在臺灣島內執業。如此情況直至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後，其畢業生執業才不受地域限制。因總督府醫學校的諸多限制，臺灣學子亦紛紛前往日本本土就讀各醫科大學及醫學專門學校，不僅機會較多，畢業後執業也無地域限制，許多家境優渥者即選擇負笈日本，學成後再返臺開業。此外，也有不少學子前往日本佔領地求學，如位於中國日本佔領區內的青島醫學專門學校。綜上所述可知，日治時期的醫師養成，可依地域劃分為臺灣島內、日本本土、日本佔領區等多重管道。

日治時期的桃園大溪，不僅是商貿產業重鎮，也是醫藥產業興盛的醫師匯聚之處。綜觀目前有資料可循的大溪醫師，即出身於上述各多元管道，如總督府醫學校系統出身的李發隆、曾文溪、簡長斌、林錫金、傅祖鑑、王祖熹、鄭富智、羅阿謹、黃朝欽、湯文祥，赴日就學的林長茂、簡德旺及當時相當罕見的女醫師簡王汝，還有目前資訊極少的青島醫學專門學校出身醫師林長燦等。如此多重管道養成之醫師成就，也是日治時期大溪醫師的特色。

以大溪為例探討臺灣醫師的培育，不僅可呈現日治時期臺灣人的習醫熱潮，以及受殖民政策影響的人群流動，更可將大溪視為臺灣人就學習醫的一個縮影模型，參照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時空環境下，臺灣學子如何透過不同方式實踐成為醫師的多元途徑。

希望透過本案，不僅能建立大溪醫師的從醫經歷，更可透過第一手史料如日治時期報刊新聞、醫學名簿等資訊，建立大溪醫師的就學經歷與人脈關係，藉此

觀察連結大溪醫藥體系與臺灣社會之關聯。此外，本案也將補充日治末期，大溪作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疏開地，此特殊經歷如何使大溪保存並形成戰後臺灣醫療人才的關鍵地區，補充大溪醫藥的豐富歷史。

表 1 大溪醫師就學一覽表¹

就學地區	學校	大溪本地醫師	非大溪本地出身醫師
臺灣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李發隆	曾文溪、王祖燿、羅阿謹、湯文祥、黃朝欽、陳一以、林宗漢、傅祖鑑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簡長斌	鄭富智、江根蔭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		林錫金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陳五福
日本	帝國女子醫學專門學校	簡王汝	
	日本大學專門部齒科	林長茂	
	九州醫學專門學校	簡德旺	
	不詳	簡長喆	
中國 (日佔區)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	林長燦	

二、研究方法

過往的大溪醫師相關研究，以《大溪鎮志》（2004 年版）為例，已初步列出日治時期大溪的醫師名單以及基本資訊，有助於本研究進一步增補、分類大溪醫師名單與其生平資訊。本研究在此基礎之上，以醫師培育的多重視角，試圖呈現這些大溪醫師透過多元管道，建立其「求學→在學→畢業→返鄉執業」的過程、類型及時代脈絡。

¹ 本表的選擇標準有二，一為大溪本地出身醫師，二為非大溪本地出身，但是曾來大溪執業的醫師。大溪本地出身的醫師有李發隆、簡長斌、簡王汝、簡長喆、簡德旺、林長茂、林長燦。非大溪本地出身的有陳一以、林宗漢、曾文溪、傅祖鑑、湯文祥、羅阿謹、黃朝欽、王祖燿、林錫金、江根蔭、鄭富智、陳五福。

本研究將利用歷史學研究法，爬梳《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一覽》、《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臺北帝國大學一覽》、《青友史》、《青友會名簿》、《臺灣人士鑑》、《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府報》、《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等第一手史料檔案。如以日治時期臺灣之第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為例，具官方色彩的日日新報，固定報導醫學校入學、畢業情況，透過報紙上有關醫學校的相關報導，可了解當時醫學校入學及畢業的相關資訊，顯示官方對此的重視，此外《臺灣日日新報》當中，也有醫師前來大溪執業、在大溪地方診治各種病患的新聞；《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為總督府醫學校的官方檔案，呈現該校典章制度、學生、畢業生就業狀況等，可釐清大溪醫師在學時期之人脈關係、學校活動及學習資訊等，此外，透過地毯式瀏覽畢業生動態，也能夠掌握醫學校畢業生開業地變化，以及其中是否有轉往大溪開業者。

此外，大溪醫師中有一位經歷較為特殊——全昌堂林長燦（負笈日佔區青島醫專），本案將透過相關第一手史料，分析此難得經歷。如透過該校校友蔡錫圭的訪談紀錄，呈現當時的心境、體驗與感受。再藉由青島醫學專門學校校史《青友史》，說明青島醫專創校的艱辛過程及學生校內等活動，以及記錄青島醫專畢業生之名簿《青友會名簿》，勾勒青島醫專學生生活以及時代脈絡。以林長燦習醫生涯為例，輔以青島醫專的第一手史料，將有助於呈現大溪醫師在異地求學的重要過程。《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記錄大溪醫師們的出境紀錄，如李發隆、簡長斌、簡德旺等人都有出境紀錄，旅券當中會記載出境目的，如簡德旺前往福州的目的，除了醫術研究之外，還順道拜訪其父親，進一步得知其家族成員分居兩岸。而日治末期，臺北帝大醫學部、臺北醫院皆疏開至大溪，本研究將以臺北帝大醫學部的校友會出版物《東寧會 40 年》以及醫學部畢業生陳五福的回憶錄著手，呈現這些醫師們疏開至大溪的生活與感觸。

貳、工作成果

本研究已進行文獻及史料蒐集、主題簡介專文規劃等工作，以下將說明文獻及史料蒐集、主題簡介專文規劃、史料翻譯等各項成果：

一、文獻及史料蒐集（附清單）

本計畫蒐集的史料，主要為《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聯合報》、《自立晚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當中與大嵙崁、大溪相關的資料，以及《東寧會 40 年》、《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亦透過徵集取得全昌堂（含大溪博愛堂醫院）藥單、掛號單 8 張。

現階段已進行之文獻及史料收集成果如下表：

表 2 本期工作進度表

編號	項目	目前蒐集筆數
1.	《臺灣日日新報》	112 筆
2.	《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	13 筆
3.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府報》	20 筆
4.	《東寧會 40 年》（日文）	頁 256-263、295。 7 篇。（附錄二）
5.	《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	頁 110-123。
6.	《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	8 筆
7.	《聯合報》	17 筆
8.	《自立晚報》	1 筆
9.	圖像資料	27 張（附錄一）
10.	全昌堂醫院（含大溪博愛堂醫院）藥單、掛號單	8 張

《東寧會 40 年》是臺北帝大醫學部校友會雜誌，而臺北帝大醫學部曾於 1945 年疏開至大溪，因此，許多日本人、臺灣人，都有在大溪生活的記憶，本研究特地將日本人的回憶部分日翻中。臺灣人的部分，如陳五福曾在回憶錄《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中提到過往在大溪的生活。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一）《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是日治時期具官方色彩的報紙，其立場偏向臺灣總督府，而醫療衛生正是臺灣總督府重視的環節，所以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可看到許多如疾病、醫療相關新聞。以大溪為例，早在日治初期《臺灣日日新報》就刊登洪波臣的投書，談自身對防疫的看法。透過他的投書，可知道日治時期大溪仕紳的防疫觀念。除了投書之外，報紙上也會記載各種傳染病的流行，以及在大溪的傳染情形。透過這些報導可知，日治時期的大溪，究竟爆發過甚樣的傳染病？這些傳染病是如何傳入大溪？透過甚麼樣的方式？染病的人數多少等資訊。

此外，《臺灣日日新報》中，可見到臺灣總督府所訂定的衛生政策，如何在地方實施，比如說大清潔法在大溪的實施情況。再者，《臺灣日日新報》記錄許多醫師在地方的活動，比如醫師在大溪開業、至大溪的醫院任職、參與地方的活動、收容意外受傷的病患等。總之，《臺灣日日新報》提供完整大溪相關醫療衛生、醫師相關訊息。

大嵙崁時期，大溪的醫療衛生、醫師相關新聞		
出版日期	版次	題名
1897-01-29	02	大稻埕ペスト流行の噂（大稻埕鼠疫流行的傳言）
1898-04-17	01	炭津痘症
1899-03-30	05	藪醫の處分（庸醫的處分）
1899-05-07	07	藪醫の再處分（庸醫的再處分）
1899-12-26	02	臺北衛戍病院の現況
1901-03-29	02	本島醫生取締と藥劑
1901-04-30	03	各幹其事
1903-03-26	03	學醫合格
1903-04-14	04	疫氣宜如何防之
1903-04-17	02	醫校畢業
1903-05-01	02	全島各地方衛生狀況（二） 大嵙崁
1903-06-25	02	昨年中の軍隊の衛生成績（其二）
1903-07-02	02	鮎鰍魚の中毒實驗
1903-07-11	02	有毒魚の試驗
1903-09-23	02	公醫の辭職
1904-02-21	02	大嵙崁の鑛泉發見
1904-02-23	03	大嵙崁鑛泉發見
1905-11-28	02	醫學校生徒募集
1906-03-13	02	醫學校試驗入學
1907-03-03	05	炭街近事
1907-04-14	05	大嵙崁近事／炭津大施清潔

1907-04-25	03	談百斯篤（一）（談鼠疫）
1907-08-29	02	插天山新隘勇線（一）／插天山隘勇線之前進／ 新隘勇社及蕃情
1907-09-04	02	插天山新隘勇線（五）／後方勤務及衛生狀態
1907-09-28	04	炭津之盛衰改革之狀況
1908-04-05	04	大嵙崁近事／複診牛痘
1908-04-17	02	醫校畢業
1908-12-02	04	炭津雜信／注意衛生
1908-12-27	02	赤社派員
1909-01-26	02	新兵の衛生
1909-03-03	02	討蕃と赤十字救護班（上） 救護班の組織
1909-04-30	02	赤十字救護員派遣
1909-07-15	02	桃園の衛生狀態
1909-09-02	05	臺北街庄（六）
1910-02-20	04	陸軍防瘡
1910-08-13	02	蘭竹討蕃隊情形彙誌
1911-04-16	02	醫學校畢業式
1911-04-18	02	醫覺畢業生
1911-04-18	02	醫學校派遣卒業生
1912-07-20	01	桃園開路隊衛生
1917-11-28	06	應試醫覺
1918-10-23	06	醫法可加
1918-12-04	06	贈匾酬醫
1919-08-27	05	桃園廳下虎疫
1922-05-05	06	李發隆氏謝世
1922-06-08	06	何氏開業
1923-06-08	04	新竹／州下の傳染病
1924-07-20	06	桃園街の 衛生展 十九日開催
1924-07-20	06	桃園街衛生展覽
1924-07-25	04	桃園特訊
1926-03-18	05	本社慰問隊の水も漏さぬ物配 家庭調査が手間取り 十九、二十日 に延期（本社慰問隊滴水不漏的分配 家庭調査延期 延期至十九、二十日）
1926-05-31	n02	傅氏の開業
1926-06-16	05	傅祖鑑氏披露
1926-12-06	n01	曾文溪氏（大溪街公醫）
1928-02-15	04	桃園軌道自動車 觸樹顛覆入溝 車體破碎乘客負傷四五名
1929-03-02	n02	大溪小學寄宿舎に 疑似チフス 三名發生檢便中（大溪小學寄宿舎 内 疑似傷寒 三名患者檢查糞便中）
1929-03-09	04	醫專入學志願殺到 有遠自內地渡臺者 受試驗數百五十名
1929-03-12	04	臺北二中 卒業式
1929-03-12	n01	臺北第二中學校 第三回卒業式 十一日同校講堂で舉行
1929-04-20	n04	實施防瘡
1929-05-03	n04	大溪／加設醬館
1929-06-10	n04	新竹州下 毒殺野犬 達一一四六頭

1929-06-14	n04	輕便車輾傷女孩
1929-09-25	n04	桃園以文崁津陶東興 五社聯吟開於大溪 出席者數百十餘名盛祝裏散會
1929-12-22	n04	詐欺賭博餘孽
1932-06-30	n04	大溪濟仁會 設成醫院 在濟分病
1932-07-27	04	醫界消息
1933-03-16	07	臺北醫專入學者
1933-11-01	08	大溪／濟仁醫院
1934-03-03	n04	大溪街公醫會文溪氏德配周氏
1934-07-04	03	醫院開業
1934-07-31	n04	大溪街公醫會文溪氏
1935-01-19	n04	大溪街協議會 增設方委及國語講習所
1935-03-13	03	大溪街の養女いぢめ 慘酷な仕打ちに 實父が訴ふ（大溪街的養女欺凌 殘酷對待 生父起訴）
1935-03-20	08	大溪街方委 五名銓衡中
1935-03-22	n04	採炭夫墜車即死 爲坑門狹隘頭觸岩石 右額骨破外負傷數處
1935-04-03	08	大溪／方委任命
1935-05-08	08	臺北帝大 醫學部明年四月開 臺北醫專改附屬專門部 大學專門部各募四十名
1935-07-07	09	大溪／大溪郡警察課衛生取締
1935-07-25	09	中壢官民が大溪訪問 交驛の爲めに（為聯歡活動 中壢官民訪問大溪）
1935-08-16	n04	現金蓄百餘圓 垂老孤獨 竟厭世自縊
1935-09-04	08	凶占滅頂
1935-09-23	08	大溪／濟仁遷徙
1935-10-22	12	大溪／公醫任命
1935-11-09	n02	大溪街の 官選議員
1935-11-09	n04	大溪選舉熱 漸見高騰
1935-11-09	05	大溪の官選組
1935-11-26	n04	大溪街發生傷害案 出血過多命恐難保 加害者被投石老羞變怒
1935-12-20	12	大溪街協議會 許用臺語 頗費議論
1935-12-22	20	大溪同情捐出
1936-01-31	n04	大溪信組總會混亂 屢經臨席官魯連 因組合員不滿組長
1936-02-05	n04	大溪／濟仁總會
1936-04-02	n04	瓦斯噴出 炭夫窒死
1936-06-07	08	不堪久病自縊
1936-07-05	05	大溪郡で 衛生施設を臨檢
1936-08-23	n04	逃犯跳落坎下 救急蘇生
1936-09-09	08	大溪／濟仁醫院
1936-09-12	n04	大溪／歡迎醫師
1936-09-17	05	大溪街方委の月例会 廿一日公會堂で（大溪街方面委員の月例会 廿一日在公會堂）
1936-09-18	08	大溪／希增醫院
1936-09-19	n04	大溪／方委例会
1936-09-23	n04	大溪／貧病自縊

1937-01-21	08	大溪／濟仁總會
1937-02-24	08	家私灰燼 發揮母性愛 冒火抱兒逃出
1937-05-13	08	大溪／巡回診療
1937-11-15	08	大溪／衛生講話
1939-03-24	02	青島に日支共學の東亜醫科大學設立 近く臺北でも入學試験（青島成立日中共學的東亞醫科大學 近來在臺北也舉行入學考試）
1939-12-20	05	衛生模範部落表彰 きのふ大溪郡で舉行（衛生模範部落表揚 昨日在大溪郡舉行）
1940-01-23	05	性病撲滅講習
1942-02-14	04	街民に率先志願 大溪街の“醫者”と“訓導”（大溪街的醫師與老師 比街民先行報名（防衛團員）
1942-05-02	03	各地の健民運動行事／新竹
1942-05-27	n02	新竹州で妊娠婦の醫學知識を普及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二）《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中的大溪西醫相關資料

「旅券」是日治時期的護照，只要從臺灣「直接」前往日本本土以外的地方，皆要申請旅券，舉凡前往中國華南、東南亞等，在旅券之中會有記載。透過旅券資料，可知大溪的醫師們的動向，以李發隆為例，旅券即記載他先後前往新加坡、汕頭執業，以及簡長斌前往廈門處理家事，有助於了解醫師個人的動態與人際網絡。

年代	申請官廳	姓名	本籍	旅行目的	旅行地名
1911	桃園	李發隆	桃園	三五公司醫院醫師トシテ赴任	英領新嘉坡
1913	桃園	李發隆	桃園	醫師奉職	英領新嘉坡
1913	桃園	李發隆			英領新嘉坡
1916	桃園	李發隆	桃園	醫術開業	廣東
1923	臺灣總督府	簡德旺		公用；父ト同棲	汕頭
1925	臺北	湯文祥	臺北	醫業視察	香港；汕頭
1929	臺中	陳一以	臺中	醫業視察	廈門；福州；上海
1930	臺中	陳一以	臺中	醫業視察	廈門；福州；上海
1930	臺灣總督府	簡德旺		公用	汕頭
1931	新竹	簡德旺	新竹	醫術研究；父訪問	福州
1932	臺北	陳一以	臺中	醫業	廈門；上海；南京
1932	臺北	簡長斌	新竹	家事打合	廈門
1935	臺北	簡德旺	新竹	醫事視察	廈門、福州、汕頭、上海

（三）《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有關大嵙崁公醫資料

由於清治時期的臺灣，醫療上並無證照制度可言，進入日治時期，在臺灣總督府的規定之下，臺灣的漢醫、西醫，必須持有執照才能執業，否則會遭受處罰，而只要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系統畢業者，其畢業證書、醫師執照，皆可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府報》查知。它們記載大溪醫師入學、畢業的日期，以及其獲得醫師執照的相關文件，甚至醫籍抹消（醫師死亡）亦有，藉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府報》可知日治時期臺灣醫師養成過程之中證照制度。

年代	典藏號	件名
1899	00000464006	筒井八十三御用濟ニ付公醫ヲ免ス（筒井八十三事務結束公醫免職）
1900	00009310010	大嵙崁街開業醫木村謹吉公醫ニ採用ニ關スル件（元臺北縣） （有關採用大嵙崁街開業醫師木村謹吉為公醫之件（前臺北縣））
1903	00000923001	臺灣公醫後補生重松禮三郎外三名臺灣公醫ヲ命セラレ枋橋其他在勤ヲ命セラル、臺灣公醫木村武次郎外二名轉勤ヲ命セラル（任命臺灣公醫候補生重松禮三郎以及其他三名為台灣公醫，任命於枋橋服務，命台灣公醫木村武次郎以及其他兩名轉調）
1912	00001920022	曾文溪醫業免許證下附
1916	00002591027	公醫田尻實（桃園廳大嵙崁在勤ヲ命ス、自今月手當五十円ヲ給ス）公醫田尻實（命於桃園廳大嵙崁服務，自本月起支給五十圓津貼）
1920	00003098030X001	〔臺灣公醫〕桑原太四郎（桃園廳大嵙崁在勤ヲ命ス）
1924	00007205023	新竹州傳祖鑑醫師免許証下付
1924	0071023229a011	卒業證書並修了證書授與（醫專）
1924	0071023220a013	醫籍登錄
1926	0071023770a007	臺灣醫學得業士認定試験合格者
1926	0071023792a009	卒業證書授與（醫專）
1926	0071023764a014	醫師免許證書換
1930	0071030967a008	臺灣醫學得業士認定試験合格者（臺北醫專）
1931	0071031781a010	卒業證書授與（臺北醫專）
1931	0071031219a007	卒業證書授與（臺北醫專）
1932	0071031769a013	入學許可（臺北醫專）
1933	0071031827a009	醫籍登錄
1934	0071032218a009	醫籍抹消
1938	0071032950a013	證書授與式（臺大）
1938	0071022935a003	卒業及修了證書授與（醫專）

大溪歷任公醫一覽表

年代	公醫名
1899	筒井八十三
1900	木村謹吉
1903	重松禮三郎
1916	田尻實
1920	桑原太四郎
1926	曾文溪
不詳	傅祖鑑
1935	簡長斌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四）《臺灣民報》（含《臺灣新民報》）

《臺灣民報》是日治時期少數以臺灣人為立場的報紙，其後更名為《臺灣新民報》。《臺灣民報》與《臺灣日日新報》的立場相左，時常針貶臺灣總督府的施政、各地臺日官吏失職、同情社會弱者。《臺灣民報》在大溪的醫師與醫療衛生問題上，主要有記錄臺灣總督府在大溪的衛生施設，如水道，以及街民的醫療需求、傅祖鑑醫師的樂善好施等。此外，由於《臺灣民報》乃是以臺灣民眾的立場出發，因此其上也刊載許多大溪濟仁醫院的相關訊息，可補《臺灣日日新報》之不足。

臺灣民報		
日期	標題	版面
1926-06-06	大溪街施設水道	07
1927-09-25	醫師好善樂施	06
1931-09-19	大溪 街民望設 實費醫院	08
臺灣新民報		
日期	標題	版面
1933-09-19	【地方消息】 濟仁會々長忽提出辭表（濟仁會會長忽然提出辭呈）	03
1933-09-25	【地方消息】 大溪 濟仁會再開役員會	03
1933-09-28	【地方消息】 濟仁醫院再停一週	03
1933-10-01	【地方消息】 大溪濟仁醫院院長決定	03
1933-10-19	濟仁醫院院長未決	03

（五）戰後大溪醫療衛生、醫師相關報導（《聯合報》、《自立晚報》）

日治時期大溪的醫師，如簡長斌、林錫金、傅祖鑑等人，戰後仍持續在大溪服務，因此，有必要將時間拉長，觀察戰後大溪的衛生概況與醫師的活動。以《聯合報》為例，由於簡長斌戰後擔任大溪衛生所所長，透過報導也能呈現他戰後在地方公共衛生中所扮演的腳色。

此外，戰後的大溪曾發生反對痲瘋院、偽藥、烏腳病、腦炎等公衛問題，若與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的資料相結合，即能以醫療公衛的視角，來看長時間以來大溪的演變與發展。

聯合報		
日期	版面	標題
1951-11-16	03	自來水水質檢驗 公佈十月份結果
1952-06-28	06	各地簡訊 臺南
1952-10-16	04	桃縣昨視導 各國校衛生
1953-10-05	04	桃縣今開始 煙毒總檢查
1954-04-25	04	省衛生督導團 續在各地視察 桃縣衛生已見改善
1957-02-25	05	大溪仁善農場 反對設痲瘋院
1957-03-18	05	大溪鎮民反對 設立痲瘋病院 到處陳情深恐傳染 婦聯會曾表示同意
1957-09-20	02	經銷偽藥 查出十三種 在桃園中壢大溪三地
1957-03-23	03	偽劣藥品充斥 又查出 180 件 涉嫌偽劣藥 117 件
1962-06-23	02	結核病調查 第二次抽樣 會省七十村里 下月開始舉行
1966-07-14	06	桃縣大溪鎮 發現烏腳病的病例
1966-07-16	06	大溪發現烏腳病例 衛生局表重視 今將派員實地調查
1966-08-11	03	腦炎患者 續增十人
1966-08-12	03	阻遏腦炎流行 一片防治之聲 李悌元呼籲·注意衛生 入院的患者·又增五人
1966-08-15	03	內政部飭令衛生處 速採措施防治腦炎 臺大醫院又增患者九人
1968-03-11	04	醫藥器材供給合社 昨開代表會
1970-09-05	07	大溪腦炎病例 昨又增加一起
自立晚報		
1972-8-14	06	大溪衛所主任 有子榮獲博士

（六）全昌堂醫院藥單、博愛堂醫院藥單、掛號單

全昌堂林家，是大溪地方重要的醫藥世家，博愛堂醫院亦為林家成員經營。其事業版圖橫跨漢醫、西醫、牙醫、產婆，是大溪頗具特色的綜合醫院。其藥單、掛號單的數量一共八件，編號 1 的「大溪博愛堂醫院 外用藥單」在日期欄位標有昭和，可知應為日治中後期的產物。

編號 2、3 為「大溪博愛堂醫院 內服藥單」。編號 4、5 分別是「外用藥單」、「內用藥單」，兩張上面皆未標明醫院。編號 6 的「大溪街 博愛堂醫院 診察券（正反面）」，正面記載醫院相關資料「新竹州大溪街小兒科、內外科、產婦人科博愛堂醫院」，背面記載醫院的人事資訊，如「醫師林宗漢」、「產婆鍾氏受音」、「博愛會長林長茂」、「全昌堂主林長春」。透過這份診察券，可知全昌堂事業體之一的博愛堂醫院，曾外聘醫師與產婆為大溪民眾服務。

編號 7、8 的「全昌堂醫院 內用藥單（大）」、「全昌堂醫院內用藥單（小）」，則是全昌堂林家的林長燦，自青島醫專畢業後返臺，在自家經營的醫院，由於林長燦日後轉往臺北開業，因此此時期的全昌堂醫院，應為戰後初期，林長燦仍在

編號	名稱	印刷色彩	時期	數量
1	大溪博愛堂醫院 外用藥單	紅色	日治時期	1
2	大溪博愛堂醫院 內服藥單（大）	藍色	日治時期	1
3	大溪博愛堂醫院 內服藥單（小）	藍色	日治時期	1
4	外用藥單	紅色	日治時期	1
5	內用藥單	藍色	日治時期	1
6	大溪街 博愛堂醫院 診察券（正反面）	黑色	日治時期	1
7	全昌堂醫院 內用藥單（大）	藍色	戰後初期	1
8	全昌堂醫院 內用藥單（小）	藍色	戰後初期	1

二、史料翻譯

史料翻譯的部分，已翻譯《東寧會 40 年》²中之日文史料 7 篇。日文史料內文，主要是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師生、醫院人員，在 1970 年代後期，回憶日本時代末期，因戰爭疏開至大溪，當時的大溪環境、與當地人的互動、以及醫院如何遷徙到大溪運作（見附錄二）。

表 3 翻譯內容提要

來源	篇名	作者
《東寧會 40 年》 (1978 年出版)	〈第八章 空襲下的臺灣〉	--
	〈大溪疏開〉	森於菟
	〈魚雷與轟炸〉	佐藤八郎
	〈臺北市大空襲之日〉	劉梓榮
	〈度過戰亂〉	葉永海
	〈敗戰前後的迷糊之中〉	泉新一郎
	〈大溪之夜〉	真柄正直

透過以上資料可知，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大溪推展的衛生政策，以及大溪的醫師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此外，戰時體制下，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撤退來大溪，透過時人的紀錄，也能進一步認識大溪在戰時體制下醫療衛生的重要性。

² 松谷哲男等編集，《東寧會 40 年》（東京：東寧會，1978）。

三、 圖像授權

本委託案的主題為日治時期大溪醫藥調查案，而其中特別是以醫師為中心。因此，本委託案利用資料庫與紙本資料進行圖像蒐集。資料庫的部分，如各博物館的典藏，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典藏查詢系統、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計畫網站、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臺灣近代醫療文物數位化計畫資料庫等。再利用地名如「大嵙崁」、「大溪」、「大溪街」，以及醫師名、醫院名進行搜索，如「簡長斌」、「傅祖鑑」、「濟仁醫院」等關鍵字進行搜索。由於這些資料庫當中有日治時期各式人名錄，如《臺灣人士鑑》等名錄，附有大溪醫師的肖像，為本委託案的圖片收集來源。

紙本資料部分，本委託案以不同年份的醫師名冊，如吳銅，《臺灣醫師名鑑》（1954、1966）、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臺灣省醫師名鑑》（1958）、中華民國醫師名鑑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醫師名鑑》（1970）等名冊，以及醫學院校的校史《青友史》，從中找尋相關圖像。此外，本委託案亦透過徵集的方式，在古董市場、網路拍賣搜尋相關史料。

本委託案的收集的圖像為 27 張，分別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婦產科在大溪時期的病例表、產婆李氏昔開業廣告、〈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信用案內臺灣地方：中壢街、桃園街、大溪街、板橋街〉，以及日治、戰後大溪醫師肖像：鄭富智、簡長斌、簡德旺、林長春、傅祖鑑、陳五福、尹國千、林錫金、侯溫樸、張祥一、鄭文桔、詹紹榮、醫師日常照：林長燦。³全昌堂醫院藥單與大溪博愛堂醫院的藥單、掛號單一共 8 張。

³ 尹國千、侯溫樸、張祥一、鄭文桔、詹紹榮為戰後在大溪執業的醫師。

參、研究分析

本研究已撰寫研究報告〈大溪與臺灣醫療衛生近代化〉、〈日治時期東亞醫學教育與大溪〉、〈大溪醫師的分類與特色〉、〈簡長斌〉、〈李發隆〉、〈曾文溪〉、〈傅祖鑑〉、〈林錫金〉、〈林長燦〉、表 4 日治時期大溪醫療人員養成體系表、〈大溪醫師的分類與特色〉等部分。

一、大溪與臺灣醫療衛生近代化

日治初期臺灣的醫療衛生情況

1895 年，臺灣因《馬關條約》而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對日本而言，無論是 1874 年牡丹社事件，或 1895 年來臺接收過程，臺灣傳染病都對日本軍隊造成嚴重打擊，統計的病死人數遠高於戰死。1895 年日本派兵來臺接收為例，直至該年年底，日軍病死者為 4624 人，而戰死者為 164 人，病死與戰死比例相差懸殊。也因此，對日本而言，重要的是如何改善環境，不讓傳染病等公衛問題危及統治的根基。⁴在此脈絡下，臺灣總督府著手推動衛生政策，無論是政治制度、地方建設、涉外關係上都有所進展。

政制上，總督府於民政局總務部下設衛生課，衛生課為中央單位，此外，臺灣總督府發布《臺灣傳染病預防規則》作為臺灣防疫的依據；⁵為確保飲水潔淨而建設上水道設施；⁶為防堵傳染病自境外傳入，於是建立海港檢疫制度，船舶自外地前來臺灣，必須先接受檢疫方能入港等。⁷除此之外，臺灣總督府在各地設置醫院，並且自日本內地調派醫師來臺協助推展衛生政策，並強勢干涉地方衛生事務。

⁴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聞社，1937），頁 30。

⁵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 第二編》（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898），頁 243。

⁶ 臺灣水道研究會，《臺灣水道誌》（臺北：臺灣水道研究會，1941），頁 1-5。

⁷ 張秀蓉，《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 314、498。

臺灣總督府的衛生政策與大溪

除了前述措施之外，1905 年，臺灣總督府公佈《大清潔法》，根據此法，家屋每年須定期清潔兩次。至於如何清潔，具體的內容有清掃住家內外、將寢具、榻榻米移至戶外曝曬、修剪家屋雜草、漏水等。⁸ 如此《大清潔法》落實在地方，以大嵙崁（日後更名大溪）為例，1907 年 4 月，大嵙崁支廳下令境內實施清潔：

嵙地素稱淨土，惡疫絕跡...（中略）...所有數落之瓦屋，陰溝積汙，忽輕沛澤，靡不受天然之清潔。復每年該廳嚴責督視，以補天工之不足故數年得安全成績，茲年以來，頻爆南北巨鎮疫侵漫延，雖經管廳之竭施撲，而惡疫時衰時盛，未能止息，非清潔而不建歟。⁹

由此可知，《大清潔法》多少對地方官廳防疫有效果。即便大嵙崁地區雖然相對少有疫情發生，但家屋陰溝仍需清潔，在大嵙崁支廳戮力實施清潔情況下，仍維持一定成績。除了實施《大清潔法》外，臺灣總督府曾先後舉行衛生展覽會，利用展示的方式，讓臺灣官民們更容易理解醫療衛生的概念，衛生展覽會舉行時間為數日，展品內容為傳染病、衛生知識，展示方式為陳列照片、模型、繪畫、掛軸等，有時也會播放電影（活動寫真）。

舉例而言，1924 年 7 月，新竹州衛生課曾舉辦巡迴衛生展覽會，其中一會場設在桃園公學校內，會期為期 4 天，一共吸引 3 萬人入場，入場人士不少來自大溪、中壢兩郡。¹⁰ 臺灣總督府藉由展覽，將自身施政成果，廣為民眾所知。

日治時期大溪與傳染病

前述的衛生展覽會是 1920 年代，其實在 1900 年代初期，部分臺灣士紳即有公共衛生的概念。早在《大清潔法》實施前，1903 年 4 月 14 日，大嵙崁洪波臣即投書《臺灣日日新報》闡述個人防疫見解。洪波臣為地方仕紳，他先以英國為例，敘述英國與印度發生戰爭，霍亂再從印度傳播至整個歐洲，而英國統治印度後著手改善公共衛生，實施清潔，開鑿水道等。雖然造成許多民怨，但也進一步控制疫情。洪波臣談的是英國與印度，實則意指日本與臺灣。英印戰爭，對應

⁸ 「大清潔法施行規程訓令ノ件」（1905-10-31），〈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十三卷警察〉，《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063008。

⁹ 〈嵙津大施清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4 月 14 日 5 版。

¹⁰ 〈桃園特訊〉，《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7 月 25 日 4 版。

的是牡丹社事件與領臺之役，英國統治印度後進行的衛生措施，也是為了日本的衛生政策鋪陳。洪波臣接著談當下疫情變化與如何防疫：

吾國政府之於臺灣興星霜六載，際此改政之秋季，孳孳以衛生進步此時鼠疫未滅伏萌時照，政府以捉鼠為清源拔本，以除疫害，防患周密、而撲滅之法雖周，而疫鼠之滋莫罄。¹¹

由這段文字可知，日治之初，臺灣總督府著手改善臺灣的醫療衛生，面對傳染病鼠疫，總督府防疫措施雖然周全，比如說捕捉老鼠等。但鼠疫並未因此滅絕，仍不時出現疫情。鼠疫即黑死病，又稱「ペスト」或「百思篤」等，它是日治時期代表性傳染病之一。患者的臨床症狀是頭痛、發高燒、打寒顫等症狀。日治初期，鼠疫仍在臺多次流行。舉例而言，1901 年、1904 年兩次大流行，總共造成 7040 人死亡。¹²

除了鼠疫之外，洪波臣所在的大嵙崁，也曾爆發瘧疾、傷寒、天然痘等疾病流行。以瘧疾為例，瘧疾又稱「麻刺利亞」、「マラリア」。它是由瘧蚊叮咬所引起。起先症狀與流感類似，患者會畏寒、顫抖、發燒，頭、關節出現疼痛等症狀。¹³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日本陸軍曾統計臺灣各地守備隊於 1897、1902、1904 年度罹患瘧疾的比率。¹⁴ 1897 年，大嵙崁的比例為千分之四五八，在所有地區當中，僅澎湖一地比例較大嵙崁低，為千分之三四六。1902 年，大嵙崁的比例再降至千分之一三九。至 1904 年已無人染疫。染病比例降低，主要因素為軍隊內部例行防疫措施，如染疫者強制服用金雞納霜，以及隨著地方開發，衛生環境逐漸改善等原因。¹⁵ 1920 年代末期，新竹州大溪郡阿姆坪曾被視為瘧疾疫區，新竹州衛生課為此派員定期進行採血檢驗，並且命令瘧疾患者、瘧原蟲帶有者服藥，以此方式防止瘧疾再度猖獗。¹⁶

除了鼠疫、瘧疾之外，霍亂也是曾在大嵙崁流行。霍亂又稱「虎疫」、「虎

¹¹ 洪波臣，〈疫氣宜如何防之〉，《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04 月 14 日 4 版。

¹²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iCortfmEfVKqcZMeDdEuDA>（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鼠疫疾病介紹，2022 年 8 月 4 日瀏覽）。

¹³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Iqx3j9OdRDcMYoPT1bqDjg>（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鼠疫疾病介紹 2022 年 8 月 4 日瀏覽）。

¹⁴ 〈陸軍防瘧〉，《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2 月 20 日 4 版。

¹⁵ 〈陸軍防瘧〉，《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2 月 20 日 4 版。

¹⁶ 〈實施防瘧〉，《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4 月 20 日 4 版。

列刺」、「コレラ」。¹⁷ 它可經由受汙染水源與食物傳播，如海鮮中的甲殼貝類，就是容易受霍亂弧菌汙染的食材。霍亂的患者會大量腹瀉，部分患者會嘔吐、快速脫水。日治時期，霍亂曾出現三次大流行，時間點分別是 1912 年、1919 年。¹⁸ 其中，1919 年的大流行也波及大嵙崁地區，根據 1919 年 8 月 27 日《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有一患者名為高烏咩，是海山堡三塊厝人。他從臺北搭船返家時患病而亡，經檢驗後確診。而桃園廳對此次疫情也有所因應：

同廳為是月十八日起，各支廳利用家長會及保甲會議，衛生講話。努力於喚起箇人衛生觀念也。¹⁹

由此可見，當傳染病流行時，地方會利用家長會、保甲會議進行衛生宣導，如此現象，可說是地方公衛醫療系統運作的象徵。此外，臺灣總督府也在各地設有公醫，負責協助衛生政策的推進、診治地方傳染病患者：

大嵙崁素時，諸凡疫症久為絕跡，本月上街王某，在嘉義觸口街，整理腦務，近日旋崁，忽染腸室扶斯，經該地公醫今野氏為之調治，將家屋清潔，禁絕交通，聞此際已漸痊癒…。²⁰

腸室扶斯即傷寒，其病原菌為傷寒桿菌，患者會持續發燒、頭痛、厭食等症狀。

²¹ 由此篇報導可知，大嵙崁王某在嘉義處理樟腦事務時染疫，近日返回大嵙崁後感染傷寒，經由地方的公醫今野治療後已恢復健康。

日治時期臺灣的醫事制度與公醫

公醫是臺灣總督府衛生政策的重要一環。日治初期，公醫多自日本招聘而來，其後隨著許多臺人自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或是自日本內地醫學校學成歸來，才慢慢出現臺灣人公醫。

公醫醫療業務內容繁雜，舉凡疾病防疫、各種檢疫等，都是公醫份內的工作。公醫並非無給職，而是有津貼可領，但若與自行開業收入相比，此津貼可謂微不

¹⁷ <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FNpFzvcM-QKKt6XBHJkyxA>（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霍亂疾病介紹 2022 年 8 月 4 日瀏覽）

¹⁸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4fcI9zoZHebv13eGw7ALg>（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霍亂疾病介紹 2022 年 8 月 4 日瀏覽）

¹⁹ 〈桃園廳下虎疫〉，《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 8 月 27 日 5 版。

²⁰ 〈崁津雜信 注意衛生〉，《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2 月 2 日，4 版。

²¹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gXEE7U98550jIpPIE95idw>（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傷寒、副傷寒介紹，2022 年 8 月 4 日瀏覽）。

足道。

1896 年後藤新平兼任總督府衛生顧問，開始在臺灣的衛生政策上發揮影響力。出身醫界的後藤，有意以醫師作為殖民政府的協力者，協助防疫與地方衛生行政的運作，在此背景下，1896 年 6 月總督府以府令第八號發佈《公醫規則》，將公醫配置於各地，公醫在開業的同時，負責管區的醫療與衛生事務，可以說是國家權力的延伸。

總督府在同年發佈府令第六號《臺灣醫業規則》，此規則的歷史意義在於政府首度以證照制度約束臺灣社會的醫療行為，違反規定的醫師，會被拘留或課以罰金。根據《臺灣醫業規則》，醫師的開業資格為：

第一條 醫師指由內務大臣核發的醫術開業許可證及由民政局長核發的醫業許可證者。

第二條 持有內務大臣核發的醫術開業許可證的醫師，若欲開業時，必須選定開業場所，並於五日檢具該許可證申報地方當局。

第三條 申請發給醫業許可證，必須附上醫術相關履歷書，由地方當局向
民政局長提出。

第四條 醫業許可證僅限臺灣與澎湖有效。且必須特別註明限定之區域。

《臺灣醫業規則》自 1896 年 7 月開始實行，條文中所謂的「內務大臣核發的醫術開業許可證」，乃是依據 1883 年 10 月制定的《醫師免許規則》的第三條「具有官立及府縣立醫學校的畢業證書者，持其畢業證書提出申請之時，內務卿應不須加以試驗而授與其免許狀」。²³ 換言之，出身自日本政府認可的醫學校的醫師，只要以畢業證書提出申請，即可獲得內務大臣核發的開業許可證，因此，應聘來臺的日本醫師，自然具有開業許可證。

1901 年 7 月《臺灣醫生免許規則》訂定，凡漢醫、洋醫皆屬「醫生」，²⁴ 必須向地方當局提出申請，並經由地方官員認定醫術者，才可以獲得許可證，漢醫與洋醫的資格方得以確立；傳統社會的醫療行為開始被證照制度所約束。²⁵ 總督

²²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醫業規則制定，61-13，頁 1-3。

²³ 厚生省醫務局編，《医制百年史》（東京：ぎょうせい，1976），頁 56。

²⁴ 〈本島醫生取締と藥劑〉，《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3 月 29 日 2 版。

²⁵ 范燕秋，〈日據前期臺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 54-55、101-148。

府也以罰款的方式，取締無照的漢醫，以李應章（後更名李偉光）醫師為例，李應章出身中醫世家，父祖皆為漢醫，但其父因不具有前述之醫師免許證，時常遭到警察的刁難或罰款，對此李應章回憶：

父親因沒有中醫的正式執照，常被日本員警凌辱或罰款，給我種下反抗日本的思想感情。²⁶

總督府以國家的力量，作為證照制度的後盾，無照執業的醫師，必須面臨二十五日以下的拘役，或被課以二十五圓以下的罰金；²⁷ 臺灣社會的醫療行為，也開始受到法律的規範。此外，有關戰前無照的「密醫」問題，出身岩手醫專的吳平城醫師回憶當時的情況：

日治時代，政府行政清廉嚴格，百姓也守法成性，表現在醫界的，就是密醫很少。即使有密醫，通常是曾替醫師在藥局包藥，漸漸學會些微醫療知識，而後偷偷行醫的。密醫如果被警察發現，藥品一律沒收，又要坐牢。

我在國民學校讀書時，就曾看過一個藥局生，因為雇用他的醫師過世，他就偷偷幫人看病，後來被警察抓去派出所痛打一番，又關進牢裡幾天，

看的大家久久心有餘悸，很少人敢再當密醫。²⁸

總督府的證照制度，以及相關的取締與罰則，對於無照醫師的生計產生了威脅。

即便是持有執照的醫師，若從事非法行為，總督府也有權收回執照。這些無照或者是執照被收回的醫師，若想繼續執業，除了努力取得資格或尋求復職外，前往開業限制較低的地方執業，便成為這些人的選擇之一。

²⁶ 李玲虹、龔晉珠主編，《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臺北：海峽學術，2007），頁 2。

²⁷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醫業規則制定，61-13，頁 1-3。

²⁸ 吳平城、胡慧玲著，《草地醫生》（臺北：玉山社，1997），頁 105-107。

二、日治時期東亞醫學教育與大溪

日治初期臺灣的醫學教育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著手推動衛生政策，而醫師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醫師不僅診治病患，也進行各種衛生調查。日治初期，臺灣社會的西醫多為日本人，多為臺灣總督府自日本招聘而來，他們可能在各地總督府立醫院任職，同時擔任公醫，或在地方自行開業等。然而，若考量成本與效益，其實自日本招聘醫師並非長久之計。早在日治之初，即有人提倡在臺灣成立醫學校，現地培養醫師。此人即山口秀高，而他的構想也獲得後藤新平的支持。

山口於 1896 年底來臺，就任臺北醫院院長。臺北醫院是臺灣總督府立醫院之一。除臺北之外，臺灣總督府在全臺各地先後設立醫院，這些醫院也是總督府在地方推動衛生政策的中心。

在山口與後藤的努力下，1897 年 4 月，「臺灣土人醫師養成所」成立，此即日後總督府醫學校前身。養成所師資由臺北醫院醫師們兼任，如堀內次雄、青木大勇、川添正道等人，授課地點也在該院。1899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然而，不管是養成所或是醫學校，招生都不甚順利。土人醫師養成所曾招收兩屆學生，一共 6、70 名學生入學，最後僅 15 人結業。而醫學校成立初期，雖有公費與津貼，但仍面臨招生不順、中輟率高、畢業率低的困境。何以，養成所與醫學校的招生狀況會如此不佳呢？如此情況，其實反映臺灣人對日本統治與新式教育制度的質疑。

儘管一開始遭遇困境，總督府仍不改方針，持續透過地方官廳，勸誘、鼓勵臺灣士紳將子弟送入醫學校。總督府此舉，無非為自身統治考量，這些由總督府醫學校培育之臺灣醫師，也有助於總督府衛生政策的推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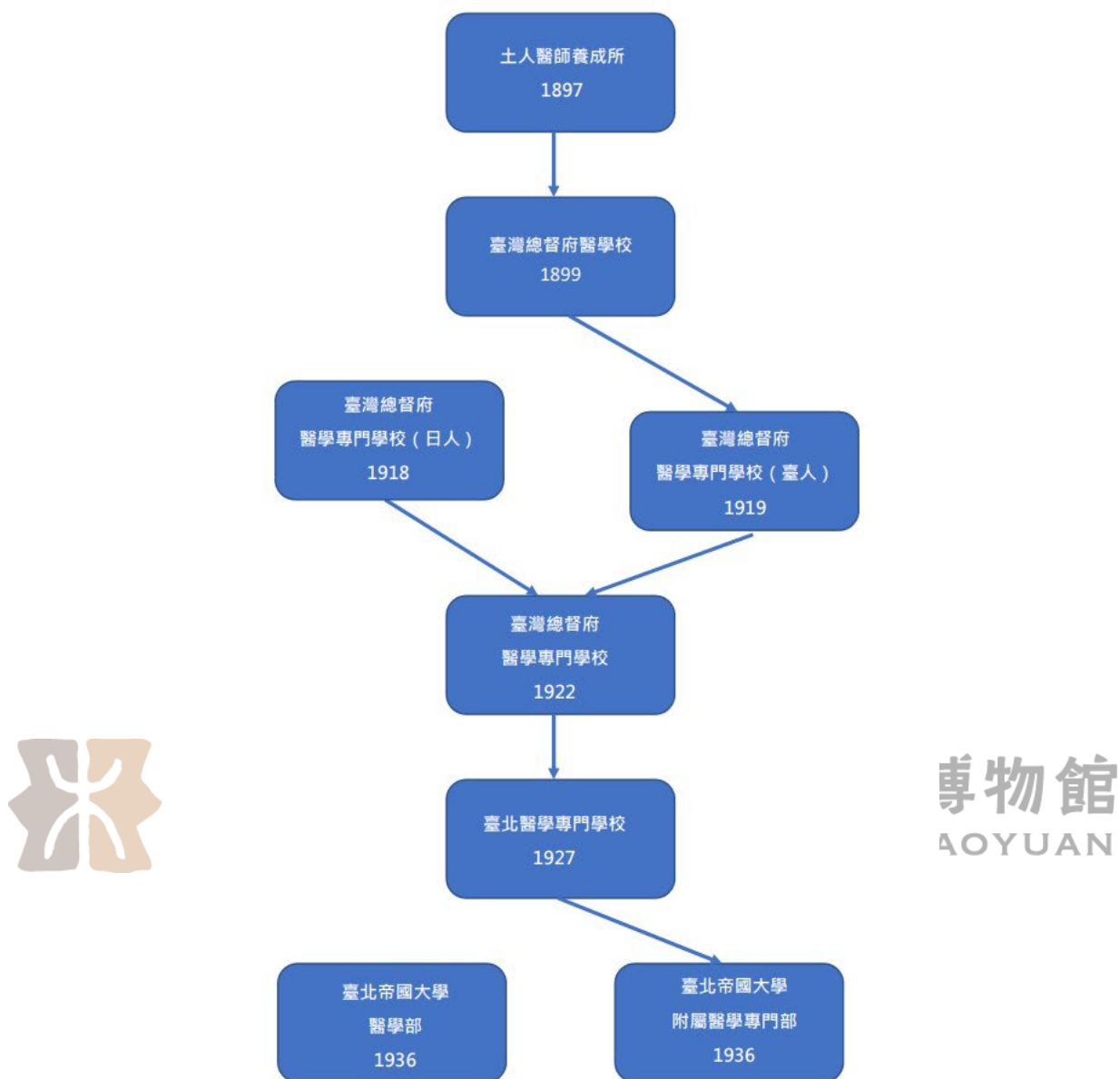


圖 1 日治時期臺灣醫學教育機構演變圖²⁹

資料來源：張秀蓉編著，《臺大醫學院 1945-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373。

²⁹ 臺北帝國大學（1928 年成立）在 1936 年成立醫學部，而既有的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則在同一年改隸臺北帝國大學，更名為附屬醫學專門部，兩機構共用部分師資、各自招收學生，學生畢業後頭銜不同（醫學士、醫學專門部醫學士），學費也不同。

1902 年，總督府醫學校第一屆學生畢業，1904 年，總督府醫學校開始舉辦入學考試，取代過往由地方官廳推薦學生。1900 年代後期，隨著醫學校校友在島內開業成功，加上日本統治日趨穩定，各地抗日勢力受到弭平的大環境因素。總督府醫學校入學考試日趨競爭。

（一）臺人習醫熱潮的興起

臺灣總督府因推行公共衛生的需求而成立醫學校，對臺灣人而言，眼看畢業生在島內開業成功，全臺灣興起習醫熱潮。然而，由於島內醫學校僅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因此臺灣人也將眼光放向島外。許多經濟寬裕的社會領導階層，會將子弟送往日本內地的醫學校就讀，除了日本內地之外，滿洲國、朝鮮，甚至是日本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只要有任何習醫的機會，總是能吸引臺人前來報考。

1. 日本內地

日治時期，臺灣人若不在島內就讀醫學校，如果家中經濟優渥，或是有幸獲得貴人贊助，通常前往日本是最多人的選擇。何以最多人前往日本，主要是日本醫學校林立，入學機會也多。許多臺灣領導階層家庭，可能在中學階段，就會將家中子弟送往日本，又或者在臺讀完中學後，再前往日本報考醫學校。

2. 滿洲國

除了日本內地，滿洲國也是許多臺人前往行醫、習醫的所在。早在日治初期，曾有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如謝唐山、孟天成等人前往滿洲開業，而且生意興隆，由於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滿洲也是許多臺灣醫師發展的新天地。另一方面，對於想要念醫科的臺灣學生來說，滿洲國有許多間醫學校，如滿洲醫科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新京醫科大學等，這些學校都為臺灣學生提供機會，讓臺灣學生得以跳脫臺灣島內（醫學校名額稀少），在異地一圓習醫之夢。那麼，到底有多少人曾經前往滿洲國行醫與習醫呢，根據中研院臺史所許雪姬教授的整理，至少有 92 名臺灣醫師曾前往滿洲行醫，127 名臺灣人就讀滿洲各醫學校。³⁰

3. 朝鮮

相對於日本、滿洲國，也有臺灣人前往朝鮮的各級醫學校習醫。臺灣人會前

³⁰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究》第 11 卷 2 期，頁 1-75。

往朝鮮習醫的原因，其實與前往日本本土、滿洲國的原因類似，背後反映日治時期臺灣的習醫熱潮。根據學者陳延媛的研究，朝鮮的京城帝國大學、大邱醫專、平壤醫專、京城醫專，都有臺灣留學生的蹤跡。³¹

4. 青島與上海

臺灣島內的習醫熱潮，也導致許多臺灣學生負笈外地習醫。不光是日本、滿洲國、朝鮮，甚至是日本占領區，或者是中國的醫學校，也有許多臺灣學生。而其中，青島的東亞醫科大學與上海的東南醫學院即為代表。東亞醫科大學日後改名為青島醫專，1939 至 1945 年間，該校已有 102 名臺灣學生入學，是日本佔領的醫學校當中，最多臺灣人入學的醫學校。³² 相對於青島，上海的東南醫學院當中，至少有 18 名臺灣學生。此外，也有其他 9 名臺灣學生是就讀於上海的厚生醫專。東南醫學院前身為東南醫科大學，於 1926 年成立。1930 年更名為東南醫學院，是中國人自辦的私立學校。

由上述可知，日治時期臺灣人起先對近代醫學教育有所疑慮，但隨著臺灣總督府的統治逐漸穩定，眼見許多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生在社會上開業成功。所以臺灣社會也興起習醫熱潮，臺灣人不斷將眼光放向島外，只要有任何一處，有任何習醫的機會，就會有臺灣人前往，比如說日本內地、滿洲國、朝鮮、青島、上海等地。一方面，已具有醫師身分的臺灣人，除了留在臺灣島內之外，不少人也願意前往海外行醫，比如說前往中國，或者是東南亞。

從日治時期臺灣人前往外地習醫的足跡來看，相對臺灣島內，外地也是一個臺灣醫師養成的重要管道。那麼在其中，大溪又有何意義呢？若以日治時期大溪西醫們的學經歷來看，大溪可說是臺灣醫師養成管道的一個縮影。以下，本研究將以幾位醫師的學經歷，來分析此一現象。

³¹ 陳延媛，〈放眼帝國、伺機而動：在朝鮮學醫的臺灣人〉，《臺灣史研究》第 19 卷 1 期（2012 年，臺北），頁 87-140。

³² 穗坂唯一郎編，《同仁會四十年史》（東京：同仁會，1943），頁 178-179。

(二) 大溪醫師的分類與特色

表 4 日治時期大溪醫療人員養成體系表

醫學院校體系	名稱	人數	人名
臺灣總督府醫學系統（含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總督醫學專門學校、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專部）	臺灣總督府總督府醫學校	9	陳一以、林宗漢、 李發隆 、曾文溪、傅祖鑑、湯文祥、羅阿謹、黃朝欽、王祖燿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	4	林錫金、 簡長斌 、江根蔭、鄭富智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1	陳五福
日本帝國圈 （含日本本土、滿洲國、朝鮮、中國的日佔區）醫學院校	九州醫學專門學校	1	簡德旺
	帝國女子醫學專門學校	1	簡王汝
	青島醫學專門學校	1	林長燦
	牙醫	2	簡長喆 、 林長茂
總計		19	

備註：本表的標準為日治時期出身大溪，或曾來大溪執業的臺灣醫師，不包含巡迴醫療而來到
大溪的醫師，以及日治末期疏開（疏散）來大溪的臺北帝大醫學部學生。粗體者為大溪本地
人，簡王汝因與簡長斌婚配，故納入本地人。

若以日治時期出身大溪，或曾來大溪執業的臺灣醫師，不包含巡迴醫療而來到
大溪的醫師，以及日治末期疏開來大溪的醫學部學生，一共有 19 名醫師。若
以出身地來說，可分為在地人與外地人，在地人 7 人，有李發隆、簡長斌、簡王
汝、簡長喆、林長茂、林長燦、簡德旺。外地人有 12 人，如曾文溪、陳一以、
林宗漢、林錫金、傅祖鑑、羅阿謹、黃朝欽、湯文祥、王祖燿、鄭富智、江根蔭、
陳五福等。

本地人之中，李發隆與簡德旺兩人外出發展，李發隆曾前往新加坡、汕頭、
大稻埕開業，中間曾短暫回大溪執業。簡德旺先是負笈九州醫專，學成後在臺北
執業。其餘如簡長斌、簡王汝、簡長喆、林長茂、林長燦等人，其重心皆以大溪

為主。³³外地人之中，曾文溪、林錫金、傅祖鑑長期在大溪執業，與地方互動密切。外地人可再分為兩種，如湯文祥、王祖熺來大溪設立醫院，或是如陳一以、林宗漢、羅阿謹、黃朝欽、江根陰、鄭富智應聘前來大溪執業，不然就是在戰時體制下，隨著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疏開至此的陳五福。³⁴

大溪醫師的人數上，本地人少於外地人，但是大多長時間留在大溪執業。外地人來大溪，主要是任職於濟仁醫院，還有自行開業，如回春醫院、恆安醫院。

一個地方有本地人、外地人經營的醫院可說稀鬆平常，但大溪特殊性在於它成為戰時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疏開地，許多當時臺灣頂尖的醫療人才紛紛進駐，這些戰時身處大溪的臺灣醫師，也是戰後臺灣醫療衛生的重要推手，透過他們的回憶，也能一窺戰時體制下，臺灣醫師的日常生活。以陳五福曾在回憶錄提到：

由於戰爭威脅日益嚴重，醫院部分人員與器材，乃於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一月，陸續疏散至桃園大溪，並借用當地學校充當醫院。至於患者，凡屬慢性病患，均遷移至此，其餘則留在校本部繼續治療。…

（中略）…由於實施配給制度，加上物資匱乏，若從經濟生活來講，住在大溪總比臺北好很多。因為鄉下地方，農家喜歡養些雞，又有雞蛋，以及蔬菜可以吃，何況身為醫生，又頗受敬重。暫時，各地均有挖防空洞，大溪一帶也不例外，但因其地處偏僻，並派不上用場。³⁵

陳五福的這段經歷，不僅是他個人對大溪的描述，也是研究戰時體制下臺灣人日常生活飲食的重要史料。陳五福經歷疏開大溪的生活，戰後返回宜蘭造福鄉里，不只行醫，也投身盲人社會事業。陳五福只是這些醫師的其中之一，許多疏開至大溪的醫學生，也是戰後臺灣重要的醫療人才，而大溪正是保存此醫療量能的所在地。

若以養成管道來說，大溪醫師主要分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系統與日本帝國圈醫學院校系統。前者包含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以及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與醫學專門部。而日本帝國圈醫學院校系統，包含日本本土的醫學院校，以及滿洲、青島（日佔）等地。若以此標準來看，

³³ 戰後，林長燦自大溪轉往臺北開業。

³⁴ 陳五福具有在大溪看診的經驗，所以將其納入來大溪的外地人醫師之中。至於隨醫學部疏開至此的醫學部學生則不在計算之列。

³⁵ 張文義整理記錄，《回首來時路 陳五福醫師回憶錄》（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頁 110-112。

大溪醫師以總督府學校系統出身者多，而且各個時期皆有，如曾文溪、李發隆、傅祖鑑是醫學校時期，而簡長斌、林錫金則是醫專時期，陳五福為醫學部畢業。日本帝國圈內的醫學院校，以日本內地而言，即有簡德旺九州醫學專門學校、簡王汝帝國女子醫專，若是日本的外地醫學校，即有林長燦的青島醫專。

由上述養成管道可知，透過大溪醫師們的求學經歷，幾乎可反映出日治時期臺灣的醫學教育，舉例來說，李發隆、曾文溪，代表的是總督府醫學校招生逐漸穩定，轉趨競爭的時期，其背後意義，象徵著臺灣總督府在臺統治逐漸穩固，而臺人已適應日本的新式教育，甚至從中發現機會，那就是習醫、成為醫師的美好前景。在此背景下，臺灣也興起習醫熱潮。

然而，臺灣的醫學教育也會隨著時代改變，如傅祖鑑、林錫金的求學經歷，也象徵醫學校轉變為醫專，醫專再成為附屬醫專部的過程。而日治時期興起的習醫熱潮，促使許多家庭將子女送往日本，甚至日本帝國圈內的其他醫學院校，如簡德旺前往九州醫專，而林長燦則是就讀青島醫專。此外，簡王汝畢業自帝國女子醫專，是桃園地區少數的女醫師。若將大溪醫師的養成背景加以拼湊，幾乎可呈現日治時期臺灣醫學教育樣貌。



（三）大溪近代醫療人才網絡

1. 李發隆醫師（1884-1922）

李發隆是早期進入總督府醫學校就讀的大溪人。³⁶ 1903 年 2 月中，他參加總督府醫學校入學考試，結果 3 月底公布，他順利進入醫學校就讀。李發隆入學的這個時間點，剛好是臺灣人對醫學校以及新式教育觀感逐漸轉變的時刻。起先臺人對醫學校興趣缺缺，不僅難以招生，而且中輟率高。然而，如此觀念在數年之內，隨著日本統治日趨穩定而有所改變，不僅報考人數增加，學生中輟率也下降。

由於醫學校是臺灣總督府重視的學校之一，入學考試也是當時教育界的大事，因此《臺灣日日新報》每年都會報導，如 1903 年 3 月 26 日，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學醫合格〉報導：

總督府醫學校入學試驗之事，於去月中托各廳為之施行之其試驗之答案正

在調查之際，今有聞其成績志願入學者總數百五十五名，試驗而後合格者三十三名……³⁷

由上述可知，本次考試共有 155 人報名，最後 33 人合格，錄取率僅兩成左右。

桃園廳一共有 10 人報名，最後 4 人及格，分別是游貽疆、湯文祥、李發隆、劉春福。醫學校第一年是預科，接著是本科 4 年。來自桃園廳的 4 人，最後僅湯文祥、李發隆兩人畢業。而原先 33 人，最後 23 人畢業。

1908 年 4 月 16 日，總督府醫學校舉行畢業典禮，會場許多高官雲集，如鹿子木民政長官（代替佐久間總督出席），以及市川軍醫部長、德國領事以及臺灣官紳等數十人出席。李發隆先與同學一同合唱日本國歌，接著高木友枝校長捧讀教育敕語、頒發畢業證書。在李發隆之前，總督府醫學校已有 34 名醫師在外開業，另 58 名醫師則在醫院服務。³⁸

一般來說，臺灣人從醫學校畢業後，都會到醫院任職，時間長短不一，短則一年，長則數年。但不管待幾年，大部分臺灣醫師都是以出外開業為目的，因為

³⁶ 沈佳姍，《日治時期臺灣客籍醫師名鑑》（臺北：空中大學，2022），頁 123。

³⁷ 〈學醫合格〉，《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3 月 26 日 3 版。

³⁸ 〈醫校畢業〉，《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4 月 17 日 2 版。

收入較高。李發隆也不例外，畢業後即進入臺北醫院服務，臺北醫院醫師多由總督府醫學校老師們兼任，如長野純藏、高木友枝、堀內次雄等人，他們既是李發隆的老師也是上司，院內醫師也以日籍為主。然而，李發隆並非獨自進入臺北醫院，許多醫學校的同學，如湯文祥、謝秋涓等人也同在臺北醫院。³⁹

李發隆在臺北醫院期間，由於臺灣總督府理蕃過程發生死傷，因此赤十字社臺灣支部決定派遣救護員前往支援。於是他就跟隨著臺北醫院醫師唐準吉搭船前往花蓮，同行的還有同學李玉書、吳逢春、邱順三、張海巽等人。⁴⁰ 李發隆離開臺北醫院後，曾在大嵙崁、大稻埕等地開業（醫院名為崁津醫院）。⁴¹ 根據《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的記載，李發隆還曾前往新加坡、廣東行醫。

1911 年，李發隆前往新加坡，任職於三五公司橡膠園醫院，三五公司為日人愛久澤直哉創立，與臺灣總督府有密切關係。除了李發隆之外，有許多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臺灣醫師也應三五公司之請前來南洋執業，如林由義（臺北人）、程水源（彰化人）、鄭承奎（彰化人）、黃玉成（臺北人）、顏上（彰化人）等人皆是。⁴²

1916 年李發隆轉往廣東開業，同行還帶王賜華、李春信同行。王賜華是李發隆醫院的藥局生。李發隆在廣東的時間僅一兩年，接著就返回臺灣，在大稻埕城隍廟口開設醫院，他醫術優良，還獲得病患贈送匾額致謝：

吳江山大稻埕人，日前患咽喉症，歸自鑛山，水漿不能下咽者七日，後同接城隍廟口開業醫李發隆為之醫治完好，非常感激，因囑黃文暢氏，為書一匾已贈，匾文每飯不忘，誌實云。⁴³

李發隆似乎打算在大稻埕長期開業，但與此同時，他的身體也出了問題，必須要前往臺北醫院治療。1922 年 5 月 3 日，李發隆過世，得年僅 38 歲，他的遺體葬在龍潭，其醫院舊址由醫師何連養開業。⁴⁴

³⁹ 總督府醫學校，《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總督府醫學校，1909），頁 92；總督府職員錄檢索系統 <https://who.ith.sinica.edu.tw/> 2022 年 9 月 6 日查詢。

⁴⁰ 〈赤社派員〉，《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2 月 27 日 2 版。

⁴¹ 沈佳姍，《日治時期臺灣客籍醫師名鑑》（臺北：空中大學，2022），頁 123。

⁴²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頁 326-327。

⁴³ 〈贈匾酬醫〉，《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12 月 4 日 6 版。

⁴⁴ 〈李發隆氏謝世〉，《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5 月 5 日 6 版；〈何氏開業〉，《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6 月 8 日 6 版。

2. 曾文溪醫師 (1886-1934)

曾文溪，三峽人，是早期前來大溪開業的幾名醫師之一。1905 年底，臺灣總督府《臺灣日日新報》上刊登一學校招募學生的新聞。對於當時的學子而言，報紙是得知升學消息的重要管道之一。根據這篇報導可知，總督府醫學校預定隔年 4 月招收 30 名學生入學，年齡在 16 歲到 23 歲之間，學力需要公學校畢業，考試時間是 1906 年的 2 月下旬到 3 月上旬，有意願的考生在 1906 年 1 月 20 日前報名。⁴⁵ 而曾文溪參與了這次的考試，最後錄取。就在這一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招生情況逐漸好轉，本次一共有 300 人左右參加考試，其中和曾文溪一樣來自桃園廳的學生有吳朝旺、簡祖沛、林添貴，《臺灣日日新報》對他們的描述如下：

然問亦有優者。如桃園廳。則算術皆優。據聞該廳之受試驗者。自志願入學以後。則日夜研究。而尤注意於算術云。⁴⁶

由此可知，桃園廳考進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生可謂一時之才俊。總督府醫學校的學制為預科一年，本科四年，學生入學後會先進入預科，第二學年成為本科。對曾文溪來說，進入總督府醫學校就讀可說是人生的重要階段，首先他必須要離家，住在醫學校宿舍內。在醫學校的五年之內，曾文溪參與了數次修學旅行，對他而言，可謂是增廣見聞的體驗。

1911 年 4 月 15 日，總督府醫學校舉行畢業典禮。典禮當天，由堀內次雄校長捧讀教育敕語，並且將畢業證書交給畢業生代表。畢業典禮在堀內校長、高田護理護憲、畢業生代表、大稻埕區長黃玉階致詞後落幕。⁴⁷《臺灣日日新報》為此特地刊載畢業生的名單，來自桃園廳的學子，最後僅曾文溪與吳朝旺兩人畢業，⁴⁸曾文溪為總督府醫學校本科第十屆，本年度從醫學校畢業的學生有 32 名，畢業後有 27 人進入醫院、赤十字社救護班、監獄、英國人經營的醫院任職，而自行開業 5 人。⁴⁹

曾文溪自總督府醫學校畢業之後，曾至基隆醫院任職，其後前來大溪開設

⁴⁵ 〈醫學校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1 月 28 日 2 版。

⁴⁶ 〈醫學校試驗入學〉，《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3 月 13 日 2 版。

⁴⁷ 〈醫學校畢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4 月 16 日，2 版。

⁴⁸ 〈醫覺畢業生〉，《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4 月 18 日 2 版。

⁴⁹ 〈醫學校派遣卒業生〉，《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4 月 18 日 2 版。

葆生醫院，在地方頗獲好評：

對患者甚親切，凡往診均不取贄儀，且藥價最廉，當地人頗感其醫法，現有某氏欲贈匾額，以酬其惠。⁵⁰

「往診」意指醫師至病患家中看診，曾文溪由於醫術高超、對待病患態度溫和，加上往診時不收禮、藥價也低廉等因素，在地方廣獲好評。曾文溪並非只經營醫院，他曾於 1927-1932 年擔任新竹州公醫，管轄範圍是大溪郡大溪街，與地方的公衛發展關係密切。曾文溪最後於 1934 年過世，同年 10 月，臺灣總督府的《府報》也登載曾文溪過世、醫籍抹消的消息。⁵¹

曾文溪是早期來到大溪開業的醫師，他雖然不是大溪人，但卻在此長駐，可說是日治中期大溪重要的私人醫院，在他之後，有傅祖鑑、簡長斌、林錫金等後輩也在大溪開業。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⁵⁰ 〈醫法可嘉〉，《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10 月 23 日 6 版。

⁵¹ 「醫籍抹消」(1934-10-05)，〈昭和 9 年 10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2218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2218a009。

3. 傅祖鑑醫師（1902-1957）

傅祖鑑，新竹人。他與曾文溪、李發隆同樣畢業自總督府醫學校。傅祖鑑自公學校畢業後，經考試進入總督府醫學校，只不過他與曾文溪（第十屆）、李發隆（第七屆）的屆數相差不少。傅為第二十二屆。傅祖鑑在接受醫學教育養成過程，適逢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變革時期。

由於總督府醫學校本科（公學校畢業即可報考），只招收到二十八屆，傅祖鑑可說是醫學校本科後期的畢業生。正因如此，他經歷醫學校轉變至醫專的過程。舉例而言，他是在 1918 年初參與醫學校的入學考試，與此同時，1918 年 1 月底，《臺灣日日新報》上出現醫專入學考試訊息，醫專招收中學畢業生。然而，這不代表醫學校與醫專各為兩間學校，而是一間學校曾經同時存在兩種學制。何以，此時醫學校內要成立醫專呢？

根據《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 自昭和 6 至 8 年》的記載，其目的為招收日本人學生，1918 年 4 月，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依照專門學校令，成立醫學專門部，修業年限四年。⁵² 醫學專門部畢業生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醫學士，可在日本內地執業。醫專的目的雖為招收日本人學生，但不代表臺灣學生不能報考，大溪的醫師如簡長斌、林錫金等人，皆自中學校畢業後投考醫專。相對的，醫學校本科的修業年限為五年，畢業稱為臺灣醫學得業士，執業範圍僅限臺灣島，不得至日本內地執業。許多本科的畢業生會至醫學專門部進修，若翻閱《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 自昭和 6 至 8 年》可見過去許多本科畢業生的名字。

1919 年 4 月，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改稱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⁵³ 醫學校改成醫專的同時，總督府醫學校本科，在傅祖鑑後再招收六屆學生即停止。傅祖鑑於 1918 年初應試，最後順利入學。⁵⁴ 他的同學中，同樣來自新竹州的有陳炎芳、蔡炳煌兩人，而王祖燿雖非來自新竹州，但日後也曾前往大溪執業。⁵⁵ 1923 年，傅祖鑑自醫學校畢業，畢業證書上，已更名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不

⁵²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 自昭和 6 至 8 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3），頁 7。

⁵³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 自昭和 6 至 8 年》，頁 6-10。

⁵⁴ 〈應試醫覺〉，《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11 月 28 日 6 版。

⁵⁵ 依照本調查案的標準，王祖燿雖非新竹州出身，但是他曾前往大溪執業，因此將其與傅祖鑑的部分一同敘述。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 自昭和 6 年至 8 年》，頁 59-68。

過這不代表傅祖鑑是醫學校入學醫專畢業。傅祖鑑仍是總督府本科（舊制），只是畢業時學校名稱改變，校內同時存在一群中學校畢業，修業年限與畢業開業資格都與他不同的學生。

傅祖鑑與其他畢業生一樣，先是在公立醫院任職，在醫學校附近的赤十字醫院內科。他在該院期間，曾與宮島靖、松井董作、邱雲騰等人參與巡迴醫療隊，醫療隊服務的對象是弱勢家庭。⁵⁶

1926 年，傅祖鑑離開赤十字社醫院，前往大溪自立門戶。⁵⁷ 當傅祖鑑來到大溪開業時，《臺灣日日新報》也以〈傅祖鑑氏披露〉為題報導此消息：

臺灣醫學士傅祖鑑氏以大溪醫院為名，在新竹州大溪街開業，以十七日正午為期，在大溪公會堂舉行宴會，傅氏其人曾在赤十字醫院內科、小兒科、皮梅科等任職三年⁵⁸

傅祖鑑開業時，大溪已有曾文溪醫師經營的葆生醫院，傅祖鑑的大溪醫院，無疑為大溪地方的醫療衛生注入一股活水。如 1929 年 1 月 26 日，大溪小學校宿舍三名學生出現疑似傷寒症狀，地方官廳為此進行環境消毒、檢驗糞便，並由傅祖鑑進行診治，⁵⁹ 他除了負責地方學童衛生外，由於擔任公醫，若大溪地方發生任何意外造成死亡，他也必須到場勘驗。舉例來說，大溪設有礦坑，曾有炭礦坑夫藍松，家住大溪街三層字尾寮：

年三十，去十九日，午後七時頃，在同炭礦深達千百二十呎之坑內，採炭後欲出坑口，乘滿載石炭之聲降臺車，致中送為坑門狹隘，墜落車下即死，大溪郡當局接報，偕同公醫傅祖鑑前往勘驗。⁶⁰

此外，傅祖鑑在大溪非常活躍，除了擔任街庄協議會議員、方面委員之外，也常捐助地方事業。

戰後，傅祖鑑仍於大溪執業，直至 1957 年過世。

⁵⁶ 〈本社慰問隊の水も漏さぬ手配〉，《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3 月 18 日 5 版。

⁵⁷ 楊建成，《古早臺灣人著名醫師圖文鑑（1895-1945）》（臺北：俊傑，2002），頁 266。

⁵⁸ 〈傅祖鑑氏披露〉，《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6 月 16 日 5 版。

⁵⁹ 〈大溪小學寄宿舎に疑似チフス 三名發生檢便中〉，《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2 日 2 版。

⁶⁰ 〈採炭夫墜車即死 為坑門狹窄頭觸岩石 右額骨破外負商數觸〉，《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03 月 22 日 n04 版。

4.簡長斌醫師（1910-1990）

簡長斌為大溪石屯人，他的父親簡清石，是大溪街地方仕紳，簡清石有一長男，名為簡長德，而簡長斌則為次男。⁶¹ 簡長斌下有一弟簡長喆（日後成為齒科醫師）。簡長斌自幼聰穎好學，⁶² 因此在公學校畢業後，即進入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成功高中的前身）就讀，⁶³ 中學校位在臺北市壽町，在簡長斌入學以前，已招收三屆學生。他在第二中學校期間，與許多來自島內各地的同學一同學習，同學大多是本島人，也有幾位日本人。⁶⁴

1929 年 3 月 11 日，臺北第二中學校舉行畢業典禮，由簡長斌擔任畢業代表致詞。簡長斌的同學當中，有 9 人考上臺北高等學校，12 人考上臺北醫專，八人考上臺北帝大農林專門部，6 人考上臺北高商，除升學外，也有 14 人直接就業。⁶⁵ 簡長斌是考上臺北醫專的 12 人之一，此時的臺北醫專已升格，必須要中學畢業才可投考，在簡長斌考試的這屆，一共有 422 人（其中內地人 222 人，本島人 200）報考，最後錄取 5、60 人。⁶⁶

由此可知，簡長斌除了要與本島人競爭，也要與來自內地考生競爭，這些內地考生，許多是特地渡海前來應試。即便如此，簡長斌最後仍順利進入臺北醫專就讀。在簡長斌之前，大溪街曾有李發隆進入臺北醫專的前身——總督府醫學校就讀，而簡長斌則是在總督府醫學校升格為臺北醫專後考入該校，同學之中，與他一同來自新竹州的有林彩澤、顏新戶、徐銀格、石孜理、黃克東 5 人。⁶⁷

1933 年，簡長斌從臺北醫專畢業，⁶⁸ 隨即進入臺北醫院服務。由於府立醫院的醫師平均月薪遠不如開業醫師，加上亟欲服務鄉里的決心。簡長斌於 1934

⁶¹ 〈公醫任命〉《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0 月 22 日 12 版。

⁶² 羅景文，《大溪鎮志 人物篇》（大溪：桃園縣大溪鎮公所，2014），頁 298-299。

⁶³ 楊建成，《古早臺灣人著名醫師圖文鑑（1895-1945）》（臺北：俊傑，2003），頁 341。

⁶⁴ 中島力，《[昭和十三年十二月]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同窓會 會員名簿》（不詳：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同窓會，1938），頁 22-27。

⁶⁵ 〈臺北二中 卒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12 日 4 版。

⁶⁶ 〈醫專入學志願殺到 有遠自內地渡臺者 受試驗數百五十名〉，《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9 日 4 版。

⁶⁷ 臺灣總督府臺北医学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医学專門學校一覽. 自昭和 6 至 8 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医学專門學校，1933），頁 97。

⁶⁸ 臺灣總督府臺北医学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医学專門學校一覽. 自昭和 6 至 8 年》，頁 97。

年 7 月返回大溪開設長新醫院，⁶⁹ 隔年受臺灣總督府之命，擔任大溪公醫。⁷⁰ 公醫的責任在於配合臺灣總督府推動衛生政策，肩負地方公衛、防疫的責任。簡長斌除了擔任公醫之外，也擔任大溪醫師會會長，大溪街協議會議員、大溪公學校校醫、方面委員等。⁷¹ 除了自身的長新醫院之外，也於新竹州慈惠院、大正生命保險會社擔任囑託醫。⁷²

日治後期，由於臺灣總督府推定皇民化運動，簡長斌因此改名為竹田斌。⁷³ 並且兼任皇民奉公會大溪郡支部之職。戰後，簡長斌恢復原有姓名，仍然在大溪服務。戰後，他出任大溪鎮衛生所主任，而長新醫院則由他的夫人—簡王汝主持，簡王汝也是桃園少數的女醫師之一。⁷⁴ 簡王汝畢業自東京帝國女子醫專，返臺後曾至臺北赤十字醫院擔任醫員，是和劉淑同為桃園少見的女醫師。⁷⁵ 簡王汝與夫婿簡長斌，也是日治時期臺灣醫界之中，為數不多的醫師夫妻，兩人育有一子簡新一，簡新一於 1972 年榮獲美國克林森大學工學博士。⁷⁶

簡長斌在大溪鎮衛生所主任期間，曾於 1952 年向桃園縣衛生院領取大批傷寒霍亂混合疫苗，首先在鎮內各級學校為學童施打疫苗，接著則在鎮內為鎮民施打疫苗。⁷⁷ 總之，直至戰後，簡長斌仍在大溪為民眾服務，最後於 1990 年逝世。



⁶⁹ 〈醫院開業〉，《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7 月 4 日，3 版。

⁷⁰ 〈公醫任命〉，《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0 月 22 日，12 版。

⁷¹ 作者不詳，《臺灣人士鑑》（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63。

⁷² 作者不詳，《臺灣人士鑑》（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1937）。

⁷³ 野野田半平，《[昭和十九年版] 臺灣醫師會員名簿》（臺北：臺灣醫師會，1944）。

⁷⁴ 吳桐，《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

⁷⁵ 沈佳姍，〈以劉淑和帝國女子醫專為核心的探討〉《桃園文獻》第十三期，（2022，3 月），頁 7-32。

⁷⁶ 〈大溪衛所主任 有子榮獲博士〉，《自立晚報》，1972 年 8 月 14 日，06 版。

⁷⁷ 〈各地簡訊 臺南〉，《聯合報》，1952 年 06 月 28 日 06 版。

5. 林錫金醫師（1912-1992）

林錫金，新竹人，根據《大溪鎮志》可知，林錫金出身新竹書香門第，⁷⁸ 1933 年初，他自新竹中學校畢業，報考臺北醫專的入學考試。1933 年 3 月 7 日《臺灣日日新報》也刊載招生相關報導：

臺北醫專，本年按招募入學生約八十名，就中無試驗入學者，經各地中學校長推薦，上個月發表十三名合格，內本島人六名，而一般試驗，經六日五前九時起，在醫專講堂舉行，志願者五百六十七名，俱於四五兩日陸續到北，各旅館滿員，試驗三日間。⁷⁹

從這份報導可知，林錫金參與這次入學考試，必須先從新竹至臺北，至醫專的講堂參與考試，為期三天，必須要與其他五百六十六名考生競爭。和醫學校不同的是，臺北醫專也會有日本考生，他們可能來自島內日本人家庭，或是遠從日本內地前來應考。也因此，林錫金日後班上有不少日本同學。與醫學校時期同學皆為臺灣人的景況不同。1933 年 3 月 16 日，《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臺北醫專 入學者〉公布本年度臺北醫專的合格者，林錫金的名字赫然在列。⁸⁰和他一樣來自新竹州的有吳瑞乾、詹益恭、翁廷俊、周炳煌、胡水旺。⁸¹ 林錫金在臺北醫專期間，適逢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而臺北醫專也成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專部。有關此事，1935 年 5 月 8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即報導：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增設問題，初因經費其他諸事種種困難，莫副一般要望，嗣以其基礎確立，遂卜明春四月開校，新醫學部職制大體照各醫學部，只設醫學科，不併置藥學科，以現在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為附屬醫學專門部。

82

在此時代背景下，1937 年 3 月，林錫金完成學業，成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的第一屆畢業生，他的求學過程，見證臺北醫專成為帝大附屬專門部的過程。林錫金自帝大醫專部畢業後，曾於臺北醫院小兒科擔任副手，⁸³ 其後受雇於

⁷⁸ 吳振漢總編纂，《大溪鎮志》（桃園：桃園縣大溪鎮公所，2004），頁 299-301。

⁷⁹ 〈臺北醫專考試入學〉，《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3 月 7 日 n04 版。

⁸⁰ 〈臺北醫專入學者〉，《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3 月 16 日 7 版。

⁸¹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一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6），頁 198-199。

⁸² 〈臺北帝大 醫學部明年四月開 臺北醫專改附屬專門部 大學專門部各募四十名〉，《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5 月 8 日 8 版。

⁸³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頁 54。

大溪的濟仁醫院。濟仁醫院是由大溪濟仁會於 1932 年 6 月設立的醫院，該院曾自外聘請羅阿謹、黃朝欽等醫師來服務大溪民眾：

既報大溪濟仁會欲經營實費病院，緣由江會長極力奔走，去二十八日，遂得開設，聘苗栗羅阿謹氏為主任醫，即日診察…（中略）…一般街民，大以為喜。特演戲致祝，該會亦在公會堂招待鹿田郡守以下官民百餘名，其餘諸氏，開披露宴，席間黃宗寬氏，述該會宗旨，羅主任醫，述其經歷…（中略）…希望關係者熱心經營，勿使龍頭蛇尾。⁸⁴

濟仁醫院的收費標準為大人二十錢，小孩子十五錢，每週二藥費半價，如果是清寒者，藥費也有所減免。濟仁醫院開業後業績頗佳，時任公醫的曾文溪醫師，也參考濟仁醫院的藥價，為病人進行診療。此外，傅祖鑑的大溪醫院也受此影響，為統一藥價而調降自身藥價。⁸⁵ 由上述可知，濟仁醫院是由地方組織所創，並且自外聘請醫師，而林錫金不僅應聘前來任職，日後更買下濟仁醫院。林錫金於 1939 年開業，除自身醫院，他也身兼員樹林公學校、溪西公學校校醫。⁸⁶ 日治末期，在戰時體制下，林錫金與傅祖鑑兩人擔任地方防衛團員。⁸⁷ 林錫金在大溪的西醫中，雖然來自外地，但日後卻長居於此，直至戰後仍在大溪地方服務。⁸⁸

若與其他大溪醫師相比較，林錫金與另一大溪醫師鄭富智皆出身新竹。兩人的生年與簡長斌相近，求學過程也類似，都是從公學校畢業後，進入中學就讀，接著考進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此與曾文溪、李發隆自公學校畢業後直接考入醫學校不同，這也象徵總督府醫學校升格為醫學專門學校的過程。

而從曾文溪、李發隆、傅祖鑑，以至簡長斌、鄭富智、林錫金，也是大溪醫師的不同世代。同樣自中學校畢業考取醫專，林錫金相對於簡長斌、鄭富智兩人又有一特殊之處，那就是他入學時校名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但畢業時已成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第一屆畢業生。

⁸⁴ 〈大溪濟仁會 設成醫院 在濟貧病〉，《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6 月 30 日 4 版。

⁸⁵ 〈醫界消息〉，《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7 月 27 日 4 版。

⁸⁶ 吳振漢總編纂，《大溪鎮志》，頁 300。

⁸⁷ 〈街民に率先志願 大溪街の“醫者”と“訓導”〉，《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2 月 14 日 4 版。

⁸⁸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54。

6. 林長燦醫師（1914-？）

林長燦，⁸⁹出身大溪醫藥世家全昌堂，林長燦之父林灶炎創立全昌堂和藥房，而林長燦為第四子，大哥林長春，二哥林長茂，三哥林長清皆習醫。而全昌堂更是多元化經營，可提供漢藥、齒科，甚至是雜貨的服務。1927 年，林長燦自大溪公學校畢業後負笈日本，在當時前往日本，得至基隆搭乘輪船，經過四天三夜的時間，在神戶下船。由林長燦就讀的是東亞商業學校，因此他在神戶下船後，即轉搭火車前往東京。林長燦的志願以醫學、法律為主，他自東亞商業學校畢業後，進入日本大學專門部法科就讀，巧合的是，林長燦的兄長林長茂也是日本大學，不過就讀的是專門部齒科。⁹⁰ 林長燦在東京完成日本大學的學業，也有在中央大學法學部就讀的紀錄。然而，1939 年，青島東亞醫科大學的成立，名為「東亞醫科大學」，也讓許多學子聯想起滿洲醫科大學，因此對該校寄予厚望。《臺灣日日新報》上也刊載東亞醫科大學的招生訊息：

在各方面的資助下，以兩百萬元作為基金，於青島成立日中共學的財團法人東亞醫科大學…（中略）…首任校長由前長崎醫科大學校長的林郁彥先生出任，五月十五日起創校…（中略）…修業年限為四年，為了培訓兩百名的第一屆學生，四月二十三起，自內地開始，在京城、臺北等各帝大以及當地舉辦入學考試。⁹¹

1939 年 5 月，東亞醫科大學放榜，林長燦順利錄取，東亞醫大之所以吸引臺灣人，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東亞醫大標榜日支共學，日治時期，許多臺灣人對日本人的統治反感，對於有心想要前往中國發展的臺灣人而言，東亞醫大是個機會。其次，就像其他日本、朝鮮、滿洲的醫學院校一樣，東亞醫大提供習醫的機會。所以才讓臺灣人趨之若鶩。只不過，東亞醫大的命運多舛，最後改以東亞醫科學院的名義成立，何以如此轉變呢？創校初期，學校師資、設備皆與考生的想像有不小落差，對此失望而離開學校的大有人在。根據同時入學的蔡錫圭回憶：

這間學校一開始就不好，要辦的人是很有名，第一任校長也是長崎大學的

⁸⁹ 由於林長燦是具有日本、日佔區求學經驗者，因此本調查案會著重描述他前往日本念書，日後轉往青島唸書的過程。

⁹⁰ 吳淳昀，〈日治至戰後初期大溪全昌堂醫藥家族事業之發展—以齒科林長茂醫師為中心〉《桃園文獻》第 13 期（2021，桃園），頁 37-38。

⁹¹ 〈青島に日支共學の東亞醫科大學設立 近く臺北でも入學試験〉，《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3 月 24 日 2 版。

校長，看起來好像很有未來性…（中略）…這間學校讓我們很失望，請不到好的老師，日本政府有規定，大學的師資、設備都要有該有的程度，但是成立之後，學校的地址、房子都是借用中學的，我看到第一個問題，就是請不到夠資格稱為大學教授的老師，還有就是設備不到一流，所以後來學校就改為學院。⁹²

蔡錫圭與林長燦同樣放棄在東京的學業前往青島，雖然對學校感到失望，但兩人並沒有離開青島。

若與同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專部相比，東亞醫科學院的課程設計上最大的特色，就是中國課程的比重不低，還有東亞文化史課程。何以課程會如此設計，其背後目的，是希望畢業生能留在中國服務。林長燦在學期間，校內曾舉辦橄欖球的比賽，結束後學生在青島市內遊行、鬧事。也有對學校不滿的同學舉行「學寮祭」向學校抗議，因此引來興亞院的介入，興亞院是戰時體制下，日本負責處理佔領地事務的機構。興亞院決定引進同仁會接管東亞醫科學院，改名同仁會東亞醫科學院，校務日有起色。林長燦於 1943 年畢業，隔年（1944 年），同仁會東亞醫科學院升格為青島醫學專門學校，成為所謂的文部省認定校，畢業生可在日本開業，比照日本內地醫學專門學校的畢業生，而且溯及既往，林長燦擁有在日本開業資格，就當時日本的外地醫學校而言，僅滿洲醫科大學、青島醫專、旅順醫專三校畢業生有此資格。⁹³

學生自青島醫專畢業，許多人大多留在青島或濟南醫院，或是前往同仁會在中國各地的據點，不然就是留在校內各科做研究。而林長燦返回臺灣，在故鄉大溪執業。然而，由於身在戰火之下，為了馳援海南島，林長燦的許多同學組成兩次海南島派遣團，第一次遭遇美軍潛艦伏擊，許多同學罹難。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12 月同仁會會長在東京宣布青島醫專關閉，部分青島醫專的學生轉入臺灣大學就讀。1950 年代初期，林長燦轉往臺北，經營全昌醫院，林長燦在青島醫專的同學、後輩，戰後大多在臺灣各地開業，也有少部分如蔡錫圭從事學術研究。特別的是，由於青島醫專的畢業生不僅通曉日語，也擁有在日本開業的執照，因此戰後日本的無醫村向臺灣與韓國招聘醫師

⁹² 陳力航訪問、紀錄，〈蔡錫圭訪談紀錄〉，未刊稿，2012 年 7 月 7 日。

⁹³ 陳力航訪問、紀錄，〈蔡錫圭訪談紀錄〉，未刊稿，2012 年 7 月 7 日。

時，也有青島醫專的畢業生響應，如吳庭茂、許茂柚、范國展、高俊傑、康明田等人。⁹⁴

林長燦的經歷，除了反映臺灣人的習醫熱潮之外，也呈現日本外地醫學校，特別是在中國佔領地所面對的困境。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⁹⁴ 陳力航，〈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1895-1945）〉（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64-67。

肆、主題簡介專文

除蒐集史料之外，本案亦規劃專文兩篇，以〈日治時期的大溪與臺灣醫療衛生的近代化〉、〈日治時期大溪的醫師群像與人脈網絡〉為題，推廣本計畫部分研究成果。

一、日治時期的大溪與臺灣醫療衛生的近代化

（一）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衛生政策

1895 年，臺灣因《馬關條約》而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對日本而言，重要的是如何改善環境，不讓傳染病等公衛問題危及統治的根基。⁹⁵ 臺灣總督府著手推動衛生政策，衛生政策有許多層面，臺灣總督府在中央成立衛生課、發布《臺灣傳染病預防規則》、⁹⁶ 建設上水道設施、⁹⁷ 建立海港檢疫制度等。這些措施，到底為臺灣的醫療衛生帶來甚麼改變呢？以海港檢疫為例，由於船運事關臺灣對外交通與經貿往來，但也是傳染病傳入的途徑，比如說對岸的廈門、廣東，不時有各種疫情發生，若不加以阻絕，很有可能影響臺灣。因此，海港檢疫制度就是日治時期對外防疫的重要制度。船舶自外地前來臺灣，必須先接受檢疫方能入港等。⁹⁸ 如此設置，與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臺灣機場的檢疫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

海港檢疫是對外，那麼對內呢？1905 年，臺灣總督府公佈《大清潔法》，根據此法，家屋每年定期清潔兩次。至於如何清潔？民眾得清掃住家內外，並且將日用寢具、榻榻米移至戶外曝曬，家屋雜草須修剪、補漏水等。⁹⁹ 透過《臺灣

⁹⁵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聞社，1937），頁 30。

⁹⁶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 第二編》（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898），頁 243。

⁹⁷ 臺灣水道研究會，《臺灣水道誌》（臺北：臺灣水道研究會，1941），頁 1-5。

⁹⁸ 張秀蓉，《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 314、498。

⁹⁹ 「大清潔法施行規程訓令ノ件」（1905-10-31），〈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十三卷警察〉，《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063008。

日日新報》的報導，可知《大清潔法》在各地推動的情況，以大嵵崁（以下稱大溪）為例，1907 年 4 月，《臺灣日日新報》的〈嵵津大施清潔〉報導，不僅記錄當時大溪實施大清潔法過程，內文也透露過往大溪的衛生狀況：

嵵地素稱淨土，惡疫絕跡…（中略）…所有數落之瓦屋，陰溝積汙，忽輕沛澤，靡不受天然之清潔。復每年該廳嚴責督視，以補天工之不足，故數年得安全成績，茲年以來，頻爆南北巨鎮疫侵漫延，雖經管廳之竭力施撲，而惡疫時衰時盛，未能止息，非清潔而不建歟。¹⁰⁰

由上述報導可知，大溪地區在過往「素稱淨土」沒有甚麼傳染病疫情流行，但此淨土的住宅陰溝卻需要清潔，在地方官廳努力下仍維持一定成績。只不過與此同時，由於島內爆發多次傳染病疫情，在人商物流的情況下，難免在大溪引起疫情，而且在官廳防疫之下，有如春風吹又生，不時引起流行，在此之下，住宅的清潔就更顯得重要。

海港檢疫是對外，《大清潔法》是對內，那麼有甚麼方式是可以啟迪民智，從觀念上改變民眾的衛生觀念呢？除了《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各種衛教報導之外，衛生展覽會也是一種方式，雖然它不免有臺灣總督府政績宣傳的目的，但不可否認的是，衛生展覽會利用將資訊視覺化，展示各種圖表、病例標本，利用展示的方式，讓臺灣官民們更容易理解醫療衛生的概念，衛生展覽會舉行時間為數日，展品內容為傳染病、衛生知識，展示方式為陳列照片、模型、繪畫、掛軸等，有時也會播放電影（活動寫真）。舉例而言，1924 年 7 月，新竹州衛生課曾舉辦巡迴衛生展覽會，其中一會場設在桃園公學校內，會期為期 4 天，一共吸引 3 萬人入場，入場人士不少來自大溪、中壢兩郡。¹⁰¹ 臺灣總督府藉由展覽，將自身施政成果，廣為民眾所知。其實，早在《大清潔法》公布、新竹州舉行衛生展覽會之前，即有大溪仕紳投書《臺灣日日新報》陳述自身對防疫的看法。

1903 年 4 月 14 日，大溪仕紳洪波臣投書《臺灣日日新報》闡述個人防疫見解。洪波臣為地方仕紳，他先以英國為例，敘述英國與印度發生戰爭，霍亂再從印度傳播至整個歐洲，而英國統治印度後著手改善公共衛生，實施清潔，開鑿水道等。雖然造成許多民怨，但也進一步控制疫情。洪波臣談的是英國與印度，實

¹⁰⁰ 〈嵵津大施清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4 月 14 日 5 版。

¹⁰¹ 〈桃園特訊〉，《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7 月 25 日 4 版。

則意指日本與臺灣。英印戰爭，對應的是牡丹社事件與領臺之役，英國統治印度後進行的衛生措施，也是為了日本的衛生政策鋪陳。洪波臣接著談當下疫情變化與如何防疫：

吾國政府之於臺灣星霜六載，際此改政之秋季，孳孳以衛生進步改良為會，當此時鼠疫未滅伏萌時兆，政府以捉鼠為清源拔本，以除疫害，防患周密，苦衷意見，然而撲滅之法雖周，而疫鼠之滋莫罄。¹⁰²

由這段文字可知，日治之初，臺灣總督府著手改善臺灣的醫療衛生，面對傳染病鼠疫，總督府防疫措施雖然周全，比如說捕捉老鼠等。但鼠疫並未因此滅絕，仍不時出現疫情。以下，本文將以鼠疫為起始，先後介紹日治時期的傳染病與大溪之間的關係。

（二）日治時期大溪的傳染病

鼠疫即黑死病，又稱「ペスト」或「百思篤」等，患者的臨床症狀是頭痛、發高燒、打寒顫等症狀。日治初期，鼠疫曾在臺多次流行，如 1901、1904 兩次疫情，總共造成 7040 人死亡。¹⁰³

除了鼠疫之外，大溪也曾爆發瘧疾、傷寒、天然痘等。以瘧疾又稱「麻刺利亞」、「マラリア」，是由瘧蚊叮咬引起。起先症狀與流感類似，患者會畏寒、顫抖、發燒，頭、關節出現疼痛等。¹⁰⁴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日本陸軍曾統計臺灣各地守備隊於 1897、1902、1904 年度罹患瘧疾的比率。¹⁰⁵ 1897 年，大溪的比例為千分之四五八，在所有地區當中，僅次於澎湖的為千分之三四六。是染疫比率第二低的地區。

1902 年，大溪的比例再降至千分之一三九，至 1904 年已無人染疫。染病比例降低的原因，主要因素為軍隊內部例行防疫措施，如染疫者強制服用金雞納霜等，以及隨著地方開發，衛生環境逐漸改善。¹⁰⁶ 1920 年代末期，新竹州大溪郡阿姆坪曾被視為瘧疾疫區，新竹州衛生課為此派員定期進行採血，並且命令瘧疾

¹⁰² 洪波臣，〈疫氣宜如何防之〉，《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04 月 14 日 4 版。

¹⁰³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iCortfmEfVKqcZMeDdEuDA>（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鼠疫疾病介紹，2022 年 8 月 4 日瀏覽）。

¹⁰⁴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Iqx3j9OdRDcMYoPT1bqDjg>（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鼠疫疾病介紹 2022 年 8 月 4 日瀏覽）。

¹⁰⁵ 〈陸軍防瘧〉，《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2 月 20 日 4 版。

¹⁰⁶ 〈陸軍防瘧〉，《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2 月 20 日 4 版。

患者、瘧原蟲帶有者服藥，以此方式防止瘧疾再度猖獗。¹⁰⁷

除了鼠疫、瘧疾之外，霍亂也曾在大嵙崁流行。霍亂又稱「虎疫」、「虎列刺」、「コレラ」。¹⁰⁸ 它可經由受汙染水源與食物傳播，如海鮮中的甲殼貝類，就是容易受霍亂弧菌汙染的食材。霍亂患者會大量腹瀉，部分會嘔吐、快速脫水。日治時期，霍亂曾數次大流行。¹⁰⁹ 其中，1919 年的大流行也波及大溪，根據 1919 年 8 月 27 日《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有一患者名為高烏咩，是海山堡三塊厝人。他從臺北搭船返家時患病而亡，經檢驗後確診。¹¹⁰ 而桃園廳對此次疫情也有所因應，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載：

同廳為是月十八日起，各支廳利用家長會及保甲會議，衛生講話，努力於喚起箇人衛生觀念也。¹¹¹

由此可見，當傳染病流行時，地方會利用家長會、保甲會議進行衛生宣導，如此現象，可說是地方公衛醫療系統運作的象徵。日治時期的各種傳染病，在臺灣總督府推動的衛生政策下有所改善，舉例來說，鼠疫即在 1918 年左右滅絕，其他傳染病雖未能如鼠疫一樣，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三）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大溪的防疫與衛生措施

臺灣總督府雖然有頒布《大清潔法》，規定民眾每年必須定期清潔兩次，若當有傳染病患者出現，臺灣總督府也在各地設有公醫，除了協助推進衛生政策、診治地方傳染病患者：

大嵙崁素時，諸凡疫症久為絕跡，本月上街王某，在嘉義觸口街，整理腦務，近日旋崁，忽染腸室扶斯，經該地公醫今野氏為之調治，將家屋清潔，禁絕交通，聞此際已漸痊癒……¹¹²

腸室扶斯即傷寒，其病原菌為傷寒桿菌，患者會持續發燒、頭痛、厭食等症狀。¹¹³ 這邊報導再度證明了大溪歷來雖然少有疫情，但不時出現當地民眾前往

¹⁰⁷ 〈實施防瘧〉，《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4 月 20 日 4 版。

¹⁰⁸ <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FNpFzvcM-QKKt6XBHJkyxA>（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霍亂疾病介紹 2022 年 8 月 4 日瀏覽）

¹⁰⁹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_4feI9zoZHebv13eGw7ALg（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霍亂疾病介紹 2022 年 8 月 4 日瀏覽）

¹¹⁰ 〈桃園廳下虎疫〉，《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 8 月 27 日 5 版。

¹¹¹ 〈桃園廳下虎疫〉，《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 8 月 27 日 5 版。

¹¹² 〈崁津雜信 注意衛生〉，《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2 月 2 日 4 版。

¹¹³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gXEE7U98550jIpPIE95idw>（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傷寒疾病介紹 2022 年 8 月 4 日瀏覽）

外地而染疫的情形，例如文中王某在嘉義處理樟腦事務時得到傷寒，返回大溪後，王某接受公醫今野治療，也清潔家屋，並且待在家中不外出，最後病情痊癒。此處的清潔家屋與禁絕交通，與現今新冠肺炎確診時的自主隔離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公醫是臺灣總督府衛生政策的重要一環，起先多自日本招聘而來，其後隨著許多臺人自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或是自日本內地醫學校學成歸來，才慢慢出現臺灣人公醫。公醫醫療業務內容繁雜，舉凡疾病防疫、各種檢疫等，都是公醫份內的工作。公醫並非無給職，而是有津貼可領，但若與自行開業收入相比，此津貼可謂微不足道。

（四）結語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推動許多衛生政策，這些衛生政策如何在地方實行？傳染病又是如何傳入地方？當地方出現疫情時，又是如何平復？如此過程，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即可理解，早在日治之初，大溪的仕紳洪波臣就已投書《臺灣日日新報》闡述自身的防疫認識，而臺灣總督府頒布的《大清潔法》也在大溪實施，當大溪民眾外出染疫時，透過公醫的診治康復，同時加上家屋清掃、患者居家不外出隔離，如此情形，可說是日治時期地方公衛史的縮影，也與今日疫情下的生活有所雷同。



二、日治時期大溪的醫師群像與人脈網絡

（一）日治時期東亞醫學教育與大溪

臺灣總督府推動衛生政策的過程，需要許多人的挹注。而其中醫師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腳色，他們不僅診治病患，也進行各種衛生調查。日治之初，臺灣社會的西醫多為日本人，是臺灣總督府自日本招聘而來，他們可能在各地總督府立醫院任職，同時擔任公醫，或在地方自行開業等。然而，若考量成本與效益，其實自日本招聘醫師並非長久之計。如果就在臺灣設立一所醫學校，培養當地人成為醫師，是不是會比原先的招聘方式好？

在此背景下，有人提倡在臺灣成立醫學校，現地培養醫師。此人即山口秀高，而他的構想也獲得後藤新平的支持。山口秀高畢業自東京帝大醫科，曾於沖繩醫院任職，隨著日本領有臺灣，山口因而來臺，就任臺北醫院院長。在山口與後藤的努力下，1897 年 4 月「臺灣土人醫師養成所」成立，此即日後總督府醫學校前身。養成所師資由臺北醫院醫師們兼任，如堀內次雄、青木大勇、川添正道等人，授課地點也在該院。

養成所，可說是總督府醫學校的前身。1899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但不管是養成所或是醫學校，招生都不甚順利，養成所招收兩屆學生，一共 6、70 名學生入學，最後僅 15 人結業。而醫學校成立初期，雖有公費與津貼，但仍面臨招生不順、中輟率高、畢業率低的困境。何以養成所與醫學校的招生狀況不佳呢？如此情況，其實反映日治初期臺灣人對日本統治的疑慮，以及面對新式教育制度的不適應。

儘管一開始遭遇困境，總督府仍不改方針，持續透過地方官廳，勸誘、鼓勵臺灣士紳將子弟送入醫學校。1900 年代後期，隨著醫學校校友在島內開業成功，加上日本統治日趨穩定，各地抗日勢力受到弭平的大環境因素。總督府醫學校入學考試日趨競爭。

（二）大溪醫療人才的養成—以李發隆、簡長斌為例

臺灣總督府因推行公共衛生的需求而成立醫學校，對臺灣人而言，眼看畢業

生在島內開業成功，全臺灣興起習醫熱潮，而總督府醫學校幾經升格改制，最後成為臺北帝大醫學專門部，與日後成立的醫學部共存於臺北帝大。

由於島內醫學校僅此一間，習醫的機會僧多粥少，因此許多經濟寬裕的社會領導階層，會將子弟送往日本內地的醫學校就讀，除了日本內地之外，滿洲國、朝鮮，甚至是日本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只要有任何習醫的機會，總是能吸引臺人前來報考。不管是從哪裡的醫學校畢業，大多數人的目標，都是以出外開業為優先，因為收入最豐富。開業地可能在自己的故鄉、鄰近鄉鎮或者是外縣市，也有人應聘前往海外。所以，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上，醫師除了總督府醫學校系統出身之外，也有不少是自外地學成歸來。

若以大溪地區的西醫來看，大溪地區的西醫，巧妙的呈現臺灣醫師的養成，其中既有出身總督府醫學校系統者，而且從醫學校至臺北帝國醫學部、醫專部時期皆有之，又有自日本以及佔領地青島學成歸來的律師，以及女醫師等，大溪的西醫，可說是日治時期臺灣醫師養成的縮影。以下，本文將以簡長斌與李發隆醫師為例進行說明。

1. 李發隆醫師 (1884-1922)

李發隆是早期進入總督府醫學校就讀的大溪人。¹¹⁴ 1903 年 2 月中，他參加總督府醫學校入學考試，結果 3 月底公布，他順利進入醫學校就讀。李發隆入學的這個時間點，剛好是臺灣人對醫學校以及新式教育觀感逐漸轉變的時刻。1908 年 4 月 16 日，總督府醫學校舉行畢業典禮，¹¹⁵ 一般來說，臺灣人從醫學校畢業後，都會到醫院任職，時間長短不一，短則一年，長則數年。但不管待幾年，大部分臺灣醫師都是以出外開業為目的，因為收入較高。李發隆也不例外，畢業後即進入臺北醫院服務，臺北醫院醫師多由總督府醫學校老師們兼任，如長野純藏、高木友枝、堀內次雄等人，他們既是李發隆的老師也是上司，院內醫師也以日籍為主。然而，李發隆並非獨自進入臺北醫院，許多醫學校的同學，如湯文祥、謝秋涓等人也同在臺北醫院。¹¹⁶

¹¹⁴ 沈佳姍，《日治時期臺灣客籍醫師名鑑》（臺北：空中大學，2022），頁 123。

¹¹⁵ 〈醫校畢業〉《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4 月 17 日 2 版。

¹¹⁶ 總督府醫學校，《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總督府醫學校，1909），頁 92；總督府職員錄檢索系統 <https://who.ith.sinica.edu.tw/> 2022 年 9 月 6 日查詢。

李發隆在臺北醫院期間，由於臺灣總督府理蕃過程發生死傷，因此赤十字社臺灣支部決定派遣救護員前往支援。於是他就跟隨著臺北醫院醫師唐準吉搭船前往花蓮，同行的還有同學李玉書、吳逢春、邱順三、張海巽等人。¹¹⁷ 李發隆離開臺北醫院後，曾在大嵵崁、大稻埕等地開業（醫院名為崁津醫院）。¹¹⁸ 根據《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的記載，李發隆還曾前往新加坡、廣東行醫。

1911 年，李發隆前往新加坡，任職於三五公司橡膠園醫院，三五公司為日人愛久澤直哉創立，與臺灣總督府有密切關係。除了李發隆之外，有許多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臺灣醫師也應三五公司之請前來南洋執業，如林由義（臺北人）、程水源（彰化人）、鄭承奎（彰化人）、黃玉成（臺北人）、顏上（彰化人）等人皆是。¹¹⁹

1916 年李發隆轉往廣東開業，同行還帶王賜華、李春信同行。王賜華是李發隆醫院的藥局生。李發隆在廣東的時間僅一兩年，接著就返回臺灣，在大稻埕城隍廟口開設醫院，他醫術優良，還獲得病患贈送匾額致謝：¹²⁰ 李發隆似乎打算在大稻埕長期開業，但與此同時，他的身體也出了問題，必須要前往臺北醫院治療。1922 年 5 月 3 日，李發隆過世，得年僅 38 歲，他的遺體葬在龍潭，其醫院舊址由醫師何連養開業。¹²¹

2. 簡長斌醫師（1910-1990）

簡長斌為大溪石屯人，他的父親簡清石，是大溪街地方仕紳，簡清石有一長男，名為簡長德，而簡長斌則為次男，三男為簡長喆。¹²² 簡長斌由於自幼聰穎好學，¹²³ 因此在公學校畢業後，即進入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成功高中的前身）就讀，¹²⁴ 1929 年 3 月 11 日，臺北第二中學校舉行畢業典禮，由簡長斌擔

¹¹⁷ 〈赤社派員〉，《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2 月 27 日 2 版。

¹¹⁸ 沈佳姍，《日治時期臺灣客籍醫師名鑑》（臺北：空中大學，2022），頁 123。

¹¹⁹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頁 326-327。

¹²⁰ 〈贈匾酬醫〉，《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12 月 4 日 6 版。

¹²¹ 〈李發隆氏謝世〉，《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5 月 5 日 6 版；〈何氏開業〉，《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6 月 2 日 6 版。

¹²² 〈公醫任命〉，《臺灣日日新報》第 12774 號，1935 年 10 月 22 日，12 版。

¹²³ 羅景文，《大溪鎮志 人物篇》（桃園：桃園縣大溪鎮公所，2014），頁 298-299。

¹²⁴ 楊建成，《古早臺灣人著名醫師圖文鑑（1895-1945）》（臺北：俊傑，2003），頁 341。

任畢業代表致詞。簡長斌是考取臺北醫專（此時的臺北醫專已升格，必須要中學畢業才可投考），由此可知，簡長斌除了要與本島人競爭，也要與來自內地考生競爭，這些內地考生，許多是特地渡海前來應試。即便如此，簡長斌最後仍順利進入臺北醫專就讀。在簡長斌之前，大溪街曾有一人進入臺北醫專的前身—總督府醫學校就讀，即李發隆。李發隆雖曾回大溪執業，但時間不長，大多在外地執業。

1933 年，簡長斌從臺北醫專畢業，¹²⁵ 進入臺北醫院服務。由於府立醫院的醫師平均月薪遠不如開業醫師，加上亟欲服務鄉里的決心。簡長斌於 1934 年 7 月返回大溪開設長新醫院，¹²⁶ 簡長斌隔年受臺灣總督府之命，擔任大溪公醫。¹²⁷簡長斌除了擔任公醫之外，也擔任大溪醫師會會長，大溪街協議會議員、大溪公學校校醫、方面委員等。¹²⁸ 除了自身的長新醫院之外，也於新竹州慈惠院、大正生命保險會社擔任囑託醫。¹²⁹ 簡長斌的弟弟簡長喆為齒科醫師，妻子簡王汝為女醫，其家族與地方醫療公衛的關係可謂密不可分。簡王汝畢業自東京帝國女子醫專，返臺後曾至臺北赤十字醫院擔任醫員，是和劉淑同為桃園少見的女醫師。¹³⁰簡王汝與夫婿簡長斌，也是日治時期臺灣醫界之中，為數不多的醫師夫妻。

日治後期，簡長斌改名為「竹田斌」，而簡王汝則改名為「竹田里枝」。¹³¹簡長斌兼任皇民奉公會大溪郡支部之職。戰後，簡長斌恢復原有姓名，仍然在大溪服務。戰後，他出任大溪鎮衛生所主任，而長新醫院則由夫人簡王汝主持。¹³²簡長斌在大溪鎮衛生所主任期間，曾於 1952 年向桃園縣衛生院領取大批傷寒霍亂混合疫苗，首先在鎮內各級學校為學童施打疫苗，接著則在鎮內為鎮民施打疫苗。¹³³ 簡長斌與簡王汝有一子簡新一，簡新一於 1972 年榮獲美國克林森大學工

¹²⁵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 自昭和 6 至 8 年》，頁 97。

¹²⁶ 〈醫院開業〉《臺灣日日新報》第 12303 號 1934 年 7 月 4 日，3 版。

¹²⁷ 〈公醫任命〉《臺灣日日新報》第 12774 號，1935 年 10 月 22 日，12 版。

¹²⁸ 作者不詳，《臺灣人士鑑》（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63。

¹²⁹ 作者不詳，《臺灣人士鑑》（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1937）。

¹³⁰ 沈佳姍，〈以劉淑和帝國女子醫專為核心的探討〉《桃園文獻》第十三期，（2022，3 月），頁 7-32。

¹³¹ 野野田半平，〔昭和十九年版〕臺灣醫師會員名簿（臺北：臺灣醫師會，1944）。

¹³²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

¹³³ 〈各地簡訊 臺南〉《聯合報》1952 年 06 月 28 日 06 版。

學博士。¹³⁴ 1990 年，簡長斌過世，他是大溪出身，學成後返回故里，並且長期深根基層醫療工作的醫師。

（三）結語

日治時期，大溪的西醫除了簡氏一門與李發隆之外，至少還有十數名醫師曾在此執業，如曾文溪、林錫金、傅祖鑑、鄭富智、簡德旺、王祖熹、湯文祥、簡文玉、羅阿謹、林長茂等人。當日治末期，大溪也成為臺北帝大醫學部的疏開地，聚集眾多島內的臺、日菁英，如森於菟、陳五福等人。這些醫師分別反映不同的養成管道，也是臺灣醫療史的縮影。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¹³⁴ 〈大溪衛所主任 有子榮獲博士〉《自立晚報》1972 年 8 月 14 日，06 版。

伍、結論

本委託案以日治時期大溪的醫藥主題進行調查，調查成果如下：日治時期的資料，分別為《臺灣日日新報》112 筆、《臺灣民報》（含《臺灣新民報》）8 筆、《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13 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含《臺灣總督府府報》）20 筆。戰後資料分別為《聯合報》17 筆、《自立晚報》1 筆、全昌堂醫院與博愛堂醫院藥單、掛號單共 8 筆。

在多樣化的史料中，本委託案亦發現許多重要史料，如大溪全昌堂醫院的藥單、掛號卡（診察券）共 8 張。此外，如洪波臣投書《臺灣日日新報》的〈疫氣宜如何防之〉一文，反映日治初期大溪地方仕紳的防疫觀念，已受臺灣總督府的衛生政策所影響。此外，本委託案亦在《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中發現日治時期大溪的濟仁醫院，乃是由地方仕紳組成的濟仁會營運，並且對外招聘醫師，濟仁醫院訂定的藥價，也促使地方藥價調降與統一。由大溪濟仁醫院的例子呈現法人團體營運的醫院，如何影響地方醫療生態與醫師流動。

而《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中的李發隆醫師旅券，呈現出大溪本地人醫師前往海外執業的過程，根據學者鍾淑敏的研究，臺灣人在新加坡、馬來亞，大多擔任日本會社的職員，比如說橡膠園的醫師，而李發隆的發展，也印證其研究的結論，李發隆日後更轉往汕頭執業，最後回臺。他的發展，也是日治時期臺灣醫師前往海外發展的縮影。

本委託案以日治時期大溪出身、前來大溪執業的醫師為標準，現階段整理 19 名醫師，其中本地人 7 人，外地人 12 人。19 名醫師中，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系統出身的醫師佔 15 人，日本帝國圈醫學院校出身的醫師 4 人。從上述調查結果來看，大溪的特色在於，來自外地的醫師，較本地出身的醫師來得多，但不管是本地還是非本地，總督府醫學校出身者占大多數，這些醫師經歷總督府醫學校的變革時期。相對於總督府醫學校系統出身的醫師，其他的大溪醫師則分別代表日本帝國圈內的幾種醫師養成管道，比如說日本內地的醫學校、女子醫專、日本在中國佔領地成立的醫學校等。換言之，這 19 名大溪醫師的學歷背景，可說是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史的縮影，多樣呈現臺灣人在島內、日本內地、

日佔區習醫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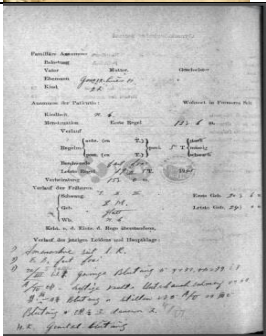
若以學習的科目來看，大溪亦有醫學本科、牙醫，若以性別來看，雖然這群醫師大部分為男性，反映日治時期習醫男女人口比例懸殊，但大溪亦有女醫存在，而非全為男性。若以學制、時局的階段性變化來說，無論是醫學校，或是醫專，甚至是醫學部，各種學制當中，都可見到大溪醫師的蹤影。就日治時期前、中、後期而言，大溪雖非府立醫院的所在地，但是如綜合醫院性質的全昌堂，法人團體的濟仁醫院，疏開來的帝大附屬醫院與醫學部，如此各種形態的醫院，也曾先後、同時存在於大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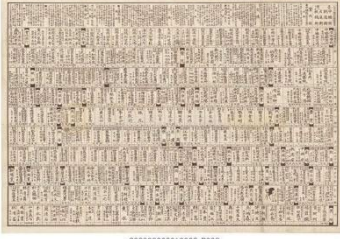
而在日治時期地方行政體系中，大溪雖然只是街庄層級，但卻是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史的寫照，呈現臺灣總督府的衛生政策，如何在地方施行？而地方又如何發展出自身的醫療特色：地方擁有多元管道養成的醫師、多種型態的醫院，若與同條件的各地相較，可謂罕見。舉例來說，若以日治時期的其他地域相比，要同時滿足以下條件：「總督府醫學校（各時期皆有）、日本內地醫學校、日佔區、女醫、臺北帝大醫學部疏開地」者，島內僅大溪一地，別無其他。也因此，大溪的例子，可做為研究臺灣醫療史，特別是醫師養成、地方衛生政策的最佳範例。

由於大溪醫藥文化底蘊深厚，本調查案進行的過程，也發現許多有待進一步發掘的對象與史料，例如非學制之外的西醫，以及漢醫，甚至是西藥房、漢藥房等。以及找尋醫師後代、地方耆老進行口訪，再利用口述史料，更豐富調查的內容。

陸、附錄

壹、圖像授權清單

編號	題名	史料圖像	年代	作者	資料出處	檔案類型	典藏地及典藏編號	授權狀況/管道
1.	手術紀錄大溪時代 1 Nr.1~Nr.25		1945 年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 編輯	臺灣近代醫療文物資料庫統	病歷資料	臺大醫院 醫院祕書室	臺大醫院 醫院祕書室
2.	手術紀錄大溪時代內頁一		1945 年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 編輯	臺灣近代醫療文物資料庫統	病歷資料	臺大醫院 醫院祕書室	臺大醫院 醫院祕書室

								
6.	鄭富智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醫學分 館	--	jpg	臺灣大學典藏數位 化計畫，darc-臺灣 近代醫療-醫療照 片-00050281，網 址： http://rcdhod.digital.ntu.edu.tw/record/darc-臺灣近代醫療-醫療照片-00050281	國立臺灣大 學圖書館醫 學分館
7.	簡長斌		1937 年	株式會社臺灣 新民報社	株式會社臺灣新民 報社編，《臺灣人 士鑑》，（臺北： 臺灣新民報社， 1937），頁 63。	Jpeg/200dpi	國立臺灣圖書館日 治時期圖書影像系 統，系統編號： jpli2009-bk- sxt_0743_22_1937	國立臺灣圖 書館

8.	簡德旺		1937 年	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	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63	Jpeg/200dpi	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系統編號：jpli2009-bk-sxt_0743_22_1937	國立臺灣圖書館
9.	林長春		1937 年	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	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457。	Jpeg/200dpi	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編號：jpli2009-bk-sxt_0743_22_1937	國立臺灣圖書館

10.	傅祖鑑		日治時期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醫學分 館	--	Jpeg	臺灣大學典藏數位 化計畫，darc-臺灣 近代醫療-醫療照 片-00050098，網 址： http://rcdhod.digital.ntu.edu.tw/record/darc-臺灣近代醫療-醫療照片-00050098	國立臺灣大 學圖書館醫 學分館
11.	陳五福	 五福醫院 院長 陳五福 院址：羅東鎮中正路一〇八號 電話：宜蘭四一六號三四四號 宜蘭縣人，民國七 年生，現年四十八歲，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醫 科畢業，曾任臺北帝大 附屬醫院眼科醫師，鐵 路醫院眼科醫師，博愛 醫院眼科醫師，專賣局醫院眼科醫師等職，民國 卅四年十月自設醫院，現任五福醫院院長，兼辦華 光盲人福利社。主治：內科、眼科。興趣：音樂， 發明眼科儀器。子女：一男二女。	1966 年	新聲文化出版 社	新聲文化出版社 編，《臺灣醫師名 鑑》（臺中：新聲 文化出版社， 1966），頁 20。	jpeg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館	--
12.	尹國千	 大同醫院 院長 尹國千 院址：大溪鎮中山路十二號 桃園縣人，民國前 四年生，現年五十九歲 ，中央考試院醫師考試 及格，曾任桃園縣八德 鄉衛生所主任，民國四 十三年八月開業醫院， 現任大同醫院院長，新竹地方醫院法醫師。 主治：內科、小兒科。 興趣：運動、排球、網球。 子女：四男五女。	1966 年	新聲文化出版 社	新聲文化出版社 編，《臺灣醫師名 鑑》（臺中：新聲 文化出版社， 1966），頁 32。	jpeg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館	陳力航

13.	尹國千	 內兒科醫師尹國千 大同醫院院長 院址：桃園大溪鎮中山路十二號 主治：內兒科 桃園縣人，現年六十四歲。甄訓及格，曾任八德鄉衛生所主任。	1971 年	中華民國醫師名鑑編輯委員會	中華民國醫師名鑑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醫師名鑑》（臺北：廬山出版社，1971），頁 4。	Jpeg/1341X 2020 像素	--	陳力航
14.	林錫金	 內兒科醫師林錫金 濟仁醫院院長 院址：桃園大溪鎮中央路一三〇號 電話：七八號 主治：內兒科 桃園縣人，現年六〇歲。台北帝大醫學部畢業，曾任帝大醫學部副手，帝大附屬病院小兒科醫員。	1971 年	中華民國醫師名鑑編輯委員會	中華民國醫師名鑑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醫師名鑑》（臺北：廬山出版社，1971），頁 96。	Jpeg/1593X 2087 像素	--	陳力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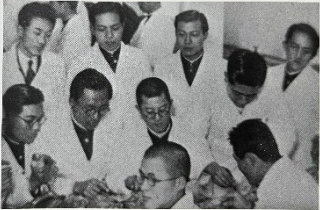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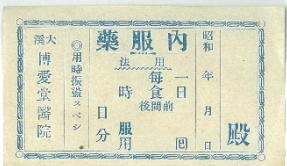
15.	侯溫樸	 內兒科醫師侯溫樸 大溪礦工診療所主任兼醫師 診所：桃園大溪鎮普濟路廿五十二號 電話：大溪局六七號 主治：內、兒、外科 河南信陽人，現年五十六歲。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軍醫班三期、陸軍衛勤學校軍醫高級班三期、考選部醫事人員甄訓醫師及格。曾任國防大學醫務所主任，陸軍八八六一醫務所主任，五十二年退役轉任現職迄今。	1971 年	中華民國醫師名鑑編輯委員會	中華民國醫師名鑑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醫師名鑑》（臺北：廬山出版社，1971），頁 127。	Jpeg/1689X 1577 像素	--	陳力航
16.	張祥一	 外科醫師張祥一 幸外科醫院院長 院址：桃園大溪鎮康莊路四二號 電話：六三號 主治：外科 高雄市人，現年五十七歲。名古屋帝大醫學部畢業，曾任名古屋帝大醫院齊藤外科助手，台北帝大醫院河石外科助手。	1971 年	中華民國醫師名鑑編輯委員會	中華民國醫師名鑑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醫師名鑑》（臺北：廬山出版社，1971），頁 209。	Jpeg/1039X 1287 像素	--	陳力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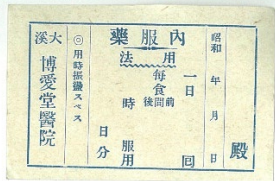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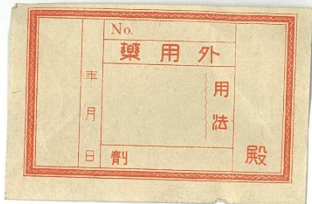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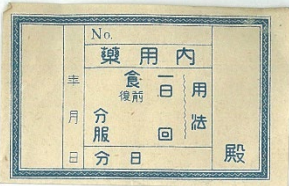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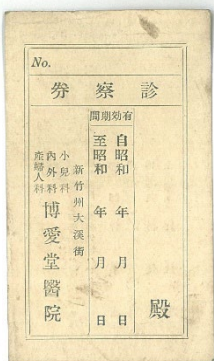
17.	鄭文桔	 內兒科醫師鄭文桔 愛隣醫院院長 院址：桃園大溪鎮一 心里廿九一廿 五號 電話：一〇〇號 主治：內兒科 新竹縣人，現年五 十一歲。岩手醫專畢業，曾任岩手縣花卷病 院內科醫員，楊梅榮陽醫院院長。	1971 年	中華民國醫師 名鑑編輯委員 會	中華民國醫師名鑑 編輯委員會編， 《中華民國醫師名 鑑》（臺北：廬山 出版社，1971）， 頁 329。	Jpeg/1337X 1757 像素	--	陳力航
18.	林錫金	 濟仁醫院 臺灣醫學士 林錫金 院址：大溪鎮中央路一三〇號 電話：大溪七八號 新竹縣人，民國二 年生，現年五十三歲，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 專門部畢業，曾任臺北 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小兒 科副平，民國二十五年五月開業醫院，現任濟仁醫 院院長，桃園縣醫學會常務理事。 主治：內科、小兒科。 興趣：讀書。 子女：四男一女。	1966 年	新聲文化出版 社	新聲文化出版社 編，《臺灣醫師名 鑑》（臺中：新聲 文化出版社， 1966），頁 32。	jpeg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館	--
19.	梁繁珍	 順生醫院 梁繁珍 院址：大溪鎮中央路一三〇號 電話：大溪七八號 新竹縣人，民國二 年生，現年五十三歲，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 專門部畢業，曾任臺北 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小兒 科副平，民國二十五年五月開業醫院，現任順生醫 院院長，桃園縣醫學會常務理事。 主治：內科、小兒科。 興趣：讀書。 子女：四男一女。	1966 年	新聲文化出版 社	新聲文化出版社 編，《臺灣醫師名 鑑》（臺中：新聲 文化出版社， 1966），頁 32。	jpeg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館	--

20.	鄭文桔	 大溪愛隣醫院 院長 鄭文桔 地址：大溪鎮一心風十一番二九號 電話：大溪一〇〇號 新市縣人，民國九年生，現年四十七歲，日本岩手縣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任日本花卷醫院內科醫師，民國三十二年二月開辦醫院，現任大溪愛隣醫院院長。 主治：內科、小兒科、外科、產科、婦科。	1966 年	新聲文化出版社	新聲文化出版社編，《臺灣醫師名鑑》（臺中：新聲文化出版社，1966），頁 32。	jpeg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
21.	詹紹榮	 大溪鎮員林里六十號 醫師 詹紹榮 桃園縣人，現年四十六歲，臺灣總督府醫師考試及格，曾服務于新竹州衛生課，民國三十九年自設醫院，曾任桃園縣第一屆縣議員。	1954 年	林松根	林松根，《臺灣醫師名鑑》（臺中：新聲文化出版社，1954），頁 52。	jpeg	--	陳力航

22.	張祥一	 幸外科醫院 大溪鎮和平路九三號 醫學士 張祥一 高雄市人，現年四十二歲，名古屋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曾任母校附屬病院齊藤外科助手，臺北帝大附屬病院河石外科助手，民國三五年於臺北市開業幸外科醫院，至四十年十月遷於現住址開業。	1954 年	林松根	林松根，《臺灣醫師名鑑》（臺中：新聲文化出版社，1954），頁 53	jpeg		陳力航
23.	鄭文桔	 榮陽醫院 楊梅鎮楊梅里大成路八十號 岩手醫學士 鄭文桔 桃園縣人，現年卅五歲，日本岩手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在岩手縣花卷病院服務，民國三十六年於現住址開業醫院。	1954 年	林松根	林松根，《臺灣醫師名鑑》（臺中：新聲文化出版社，1954），頁 51。	jpeg		陳力航

24.	詹紹榮	縣醫師公會監事 現自設詹醫院 現住：桃園縣大溪鄉員林里六十號  醫師 詹紹榮 詹醫院院長 桃園縣人 現年四十九歲 臺灣總督府醫師考試合格 曾任：新竹州衛生課技術員 桃園縣第一屆議員 桃園	1958 年	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	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臺北：國際文化服務社，1958），頁 109。	jpeg		陳力航
25.	張祥一	現任：新竹地方法院法官 醫師 現住：桃園縣大溪鎮和平路九十三號  醫學士 張祥一 幸外科醫院院長 高雄人 現年四十五歲 名古屋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 曾任：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 外科助手 臺北帝大附屬醫院 河石外科助	1958 年	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	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臺北：國際文化服務社，1958），頁 104。	jpeg		陳力航

26.	林錫金	 現住：桃園縣大溪鎮興和里中央路一三〇號 現自設濟仁醫院 屬病院小兒科醫員 附大醫院醫學部副手 曾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專門部畢業 年四十六歲 帝大醫學專門部畢業 現任：桃園縣人 醫師 林錫金 濟仁醫院院長	1958 年	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	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臺北：國際文化服務社，1958），頁 102。	jpeg		陳力航
27.	林長燦（右 1）		1941 年	青友史編纂委員會	青友史編纂委員會，《青友史》（橫濱：青友會事務局，1981），頁 72。	jpeg		陳力航
28.	編號 1 大溪博愛堂醫院 外用藥單		日治時期		徵集	JPG		陳力航
29.	編號 2 大溪博愛堂醫院 內服藥單（大）		日治時期		徵集	JPG		陳力航

30.	大溪博愛堂醫院 內服藥單 (小)		日治時期		徵集	JPG		陳力航
31.	外用藥單		日治時期		徵集	JPG		陳力航
32.	內用藥單		日治時期		徵集	JPG		陳力航
33.	大溪街 博愛堂醫院 診察券 (正反面)		日治時期		徵集	JPG		陳力航

34.	全昌堂醫院 內用藥單 (大)		戰後初期	徵集	JPG			陳力航

35.	全昌堂醫院 內用藥單 (小)		戰後初期		徵集	JPG		
-----	----------------	---	------	--	----	-----	--	--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貳、史料翻譯

《東寧會 40 年》（1978 年出版）

〈第八章 空襲下的臺灣〉

從接續法醫學的久保教授後就任的田代教授，在「東寧」的最終號中悠然的文筆描述可得而知。臺灣與直接作為美軍攻擊目標的沖繩和日本本土相比，臺灣擁有豐富的自然環境，至少在表面上能過著比本土更平穩的日子，但隨著昭和十九年（1944）十月開始的美軍攻擊，臺灣在隔年也對民眾開始實施疏開，在五月三十一日的臺北大空襲中，田代教授不幸成了遇難者之一。當時的校園已經開始混亂，高年級生可以繼續學習，但低年級生在那年的學生動員中不得不拿起槍枝備戰。本章的內容在時間上與前章後段相連，這時臺灣的氛圍與戰爭前線並無二致，人們的身心受到絕望感的折磨，卻也盼求著能有奇蹟能停止戰亂，最終奇跡沒有發生，決定性的八月十五日隨之到來。到了戰後，大學教育重新回到臺北，臺北帝大最後一批入學生得以首次接受醫學教育，關於這部分的回憶，有在「後期的學園生活」一章中提到。

1. 〈大溪疏開〉 森於菟

臺灣由臺北開始的各大都市感受到戰爭的危機，在昭和二十年（1945）三月底，總督府認為臺灣遲早會遭遇和沖繩同樣的命運，打算放棄臺北市，將軍隊撤至山區駐守，並召集官民代表說明沖繩遭遇的攻擊，告知其計畫。

在大學以總長（此時為第四任安藤博士，為工學部教授）為中心每日召集各部會的首腦進行協議，決定文政、理農、醫、工四個學部各自選擇疏開的地點，醫學部選擇了新竹州的大溪街。醫院的部分人員留在臺北維持診療服務，其他人利用大溪當地小學的建築與應急的設備，對剩下的學生進行基礎及臨床教學。我在前一年的年末再次被選為醫學部長，將臺北的醫院院長職位交給河石教授，在大溪的醫院主任則由小田教授擔任。在臺北的校本部文政、理農、工其他三個學部位於臺北市的南部，而醫學部在總督府的北邊附近，靠近臺北車站。在決定疏開後，我身為醫學部長就需要常常開著汽車往返臺北與大溪，與臺北的校本部保持聯繫，不過醫學部的人數眾多，交通也沒想像中順暢，因此疏開進行得很緩慢，令我非常擔心。

昭和二十年（1945）四月下旬，受到了「已選定角板山腳為第二疏開地，請前往勘察並劃設出醫學部的所需用地」的命令。在聽到沖繩上陸姬百合部隊全滅的消息、敵軍似乎要放緩攻擊的氣氛中仍然每天被爆炸聲威懾的時期，我跟衛生學的森下薰博士受到總督府發布的「只有醫學部必須留到最後」的政策方針，一同前往角板山腳勘查。在晴天時，可以從大學的運動場向北看到角板山所屬的群山，位於番界之內，是高砂族的居住地區，並且從大學開車過去的路程遙遠，是一個樹叢稀疏的丘陵地帶。勘查日是個晴朗舒適的日子，連早已習慣的 B29 轟炸機聲都聽不到，不過很難看出來能從哪邊取得水源，又能從哪邊生產並搬運食物。雖然對撐過現在嚴峻的局勢有所覺悟，現在也不會想到有關死亡的事，但是在這種地方疏開，不禁會擔心未來會和婦孺迎來何種結局，即使看著森下教授壯碩的身體和敦厚的面容，內心也無法同往常一樣平靜。不過看到教授收集這附近的寄生蟲，並事前拜訪被拜託的當地小學，我深深對他的沈著和對研究的不懈精神感到佩服。

受到總督府和大學被轟炸的職員疏開刺激，幾乎整個醫學部都移往了新竹州大溪街一帶，我的家人也借到附近農家的房間，雖然農家主人和家人都很親切，還是讓人放不下心。醫學部跟醫院都要在小學設置臨時設備，診療和授課也流於名義，不過在這種困難的時期，在同一塊土地上進行疏開，還是增加了彼此間的親近感。

在這期間我也數度造訪位於臺北的校本部及醫院。昭和二十年（1945）八月十五日，我跟河石教授開著醫院的車參與校本部的會議，在回醫學部的途中，廣播預報接下來將有重大消息發布，於是我們將車停在民家前等待，斷斷續續的聽完了「終戰詔書」。

一昭和四十四年（1969）「寫在沙子上的紀錄」

（醫學部長 故人）

2. 〈魚雷與轟炸〉 佐藤八郎

戰爭開始一年多的昭和十八年（1943）三月十六日，為了前往內地參加學會的富士丸從基隆港出發，卻在港口被三發魚雷命中。所幸這艘被稱為當時最快的船隻，在那之後能一邊確認航線，一邊閃避魚雷出海，才讓人鬆一口氣。

我跟橋本義雄（外科）、國友昇（眼科）、村上勝美（小兒科）三位醫生在甲板聊天時，慌忙地各自抓住救生用品。後來我們才知道，富士丸到達九州後看到從旁邊出發的高砂丸，在基隆港口因受到魚雷攻擊而出現許多犧牲者，讓人感到十分痛心。

我出席內科學會和消化器學會時，收到學部長森於菟發來的電報，提醒我不要搭船回臺。經過與日航的交涉，回臺時我從福岡的雁巢機場搭乘海軍機出發，在上海過一夜，以三十元的軍票在日本人經營的旅店住宿，並在隔天黎明前警戒航路上的敵機飛回臺北。一回臺灣，我實在受不了痔瘡長期的折磨，便請河石九二醫生幫我進行 **Whitehead** 痔瘡切除手術。

當戰爭進入白熱化階段，臺北市中心地區毀於地毯式轟炸，我跟大學醫院的病人們一同躲到地下半層樓的沙袋之後，當炸彈落下時，都會抱持著「到此為止了」的覺悟，那時的爆炸聲和巨大的風壓，我到現在仍無法忘記。

跟著河石教授巡視醫院，發現院內總共落下了二十五顆五百公斤級的炸彈，那驚人的破壞力把醫院大門的左側炸出一個大洞，並不斷湧出水源。

幸好醫院內沒有出現犧牲者，但是在基礎教室的田代歡一教授，在自造的防空洞中被炸彈直擊而當場死亡，令人感到非常痛心。一開始還找不到田代教授的遺體，在找到後與中脩三教授的遺骨一同被運送至作為醫院疏開地大溪的小學，並在那邊舉行葬禮。

在戰爭中失去了許多東寧會出身的優秀人才，就連生物化學的志賀直教授也在回內地迎接家人的途中，因船隻被毀，而成了回不了家的人。那是戰爭時最歷歷在目而令人傷心的回憶。

（助理教授 鹿兒島大學名譽教授）

3. 〈臺北市大空襲之日〉 劉梓榮

那是昭和二十年（1945）五月三十一日，臺北大空襲的日子。在敗戰氛圍濃厚的那年初，美國空軍幾乎每天都對臺北市進行飽和轟炸，原先使用的都是瞬發的炸彈，但在那天卻為了破壞建築物而使用了二百五十公斤級的大型炸彈。原本的飽和攻擊中，醫院忙著進行將炸彈碎片從傷者體內取出等治療，在那天完全變了樣。有被掩埋而窒息而死的屍體、也有輕微的挫傷患者、更有許多從廢墟中被挖掘出來的倖存者，我們進行了簡單的處置。醫院受到空襲炸彈的直接和近距離攻擊而關閉了兩小時以上，身心俱疲的我們，直接受到炸彈落下的震動與暴風，這樣也許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那天早上，留在澤田外科的只剩以角井助教授為首，包含我在內的三位醫局員，以及四、五名實習的學生。早上九點開始，警戒警報像是鬧鐘般的響個不停，空襲警報在對外看診時響起，因此沒辦法前往疏開地的中和庄，而住院的病人幾乎都是因連日的空襲中的傷者，因此我馬上將住院病人與外來的看診病人引導至地下半層樓的防空壕中。當眾人與護士都躲到沙袋後面時，炸彈的爆炸在極近的距離產生劇烈的震動，暴風將周圍的玻璃震碎，硝煙瀰漫得伸手不見五指，讓所有人都嚇壞了，以為死亡就要來臨。當煙塵散至可以講話時，就聽到旁邊的角井醫生確認病人的情況，緊接著是許多因得救而鬆一口氣的聲音，不知道持續了多久，也許其實並沒有很長。在那之後，不斷傳出「好恐怖啊」和護士們忍著眼淚的聲音此起彼落，護士們大約有十人左右，他們雖然只是十七八歲的女孩，卻勇敢地留在醫院協助災害救護的工作。我腦海中浮現看似真實，一時可安心的，炸彈絕對不會落到同一處的徵兆。還有護士說「太可怕了，去別的地方避難吧」，我用「炸彈都掉到這麼近的地方了，這裡才是最安全的」來說服她，順便安慰自己。從結果來看，這個決定是正確的，但我們度過了好一段只能祈禱的時間。

在那之後，美國的飽和轟炸如同其字面一波接著一波，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醫院在以總督府為中心的地毯式攻擊中，受到一小時以上的炸彈洗禮。最後在人們之間，流傳著若以趴下的姿勢避難，腹部將會因爆炸的震動而破裂，應該採用蹲姿避難的說法，這樣做確實能減緩對腹部的衝擊。當我們的內心被恐懼所佔據時，只能安慰自己至少聽到爆炸聲代表自己還活著。

那天早上的空襲警報持續了兩個小時以上，在解除警報後，大家終於重新站起，得以確認彼此的眼神，因恐懼的消散而感到歡喜。當校內廣播宣佈剛就任的

法醫學田代教授因防空洞受炸彈攻擊而死亡的消息時，我們以無聲的方式表達哀悼。能留在空襲中想逃到別處的護士們，也讓我感到十分萬幸。

事後我才得知，當天美軍使用大量的大型炸彈進行空襲，總督府被破壞的尤其嚴重，致使出現許多被倒塌的建築物埋沒的傷亡者，挖掘的作業也難以進行。從本町到京町一帶許多民宅倒塌，大火持續燃燒至深夜，那副場景令我至今仍難以忘懷。醫院受到三枚大型炸彈攻擊，除了醫院後方一位仁濟團的烹飪婦以外沒有犧牲者，可以說是非常幸運。另外有關我自己的私事，那晚我去後車站迎接預定歸鄉的妻子，等待了將近四個小時，卻因北上的列車停駛而沒等到，於是在接近凌晨兩點時悄悄回到宿舍，至今仍印象深刻。

（第二屆 柏原紅十字醫院）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4. 〈度過戰亂〉 葉永海

經過兩次三個月的縮短，¹³⁵我在昭和十九年（1944）九月畢業。大田、當山跟西村都等不及參加畢業典禮，準備進入軍醫學校並出發，但隔天他們的船在九州的海域沈沒了，我聽到這消息時非常驚訝，大田的畢業證書則被交到他母親手上，一個兒子的存在只剩一張紙，大田媽媽不禁落淚，我們也感受到那氛圍而跟著落淚。

謝師宴的時候，還活著的德重應該要去跟老師們致意，但他了當的拒絕了，雖然我們臺灣人必須有人去致意，但誰都沒有踏出那一步的勇氣，最後我被推舉至前頭，卻也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什麼。忽然我想起四年前森部長在歡迎會上的訓詞，雖然全國的學生在昭和十六年（1941）有減少，我們六年級生還有二十個人，森老師用比長崎醫學大學和熊本醫學大學還多上許多的奇怪比喻，老師說身為學生被束縛住是最重要的，我們將從中成長，因此要好好學習。我提起這段過往的回憶，老師對於我還記得感到很高興。

一年級時我成為總督府的委託生，畢業後會被派遣至南方。隨著戰爭越來越激烈，除了飛機之外沒人出得了臺灣，因此我在早上會先去總督府直轄的博愛會本部醫院（前馬偕醫院），下午則會去大學醫院，接受恩師茂木教授與國友助教授的指導。不過在三月十七號的中午，博愛會本部醫院遭到美軍轟炸，南側的地面上防空壕中只有兩名患者逃了進去，在一陣劇烈的暴風之後，隨即看到外面被炸出好幾個五米寬的大洞。另一側在北邊水泥管的入口處被炸彈命中，¹³⁶造成包含董長渠老師等二十幾人當場死亡，幸好在入口中的王老得學長只受到阿基里斯腱的斷裂傷而活了下來。

五月三十一日臺北大空襲，我在防空洞中數到了十九次爆炸聲，再之後即使傳來震動也聽不到聲音，讓我以為再也見不到嘉義的父母了。

空襲後的日子我在下午三到五點看診，每週會去水泥管跟那邊的護士交接一次，到了六月底整個醫院就被疏開至大溪了。

八月十日我接到從板橋的警察打來的電話，說在召集軍醫，當時戰敗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現在回想起，那時一個人坐在小轎車中還蠻寂寞的，可以的話真

¹³⁵ 原文為短縮，應為醫學部課程因戰爭而縮短修業年限的簡稱。

¹³⁶ 原文為ゼニスパイプ（ZENITH PIPE），即水泥管之意。

不想被召集。到板橋後已經是公務員的下班時間，只能空虛的回到三峽。十三日再度接到電話，我在隔天才慢慢的前去報到，那裡的人說之前的志願書被燒掉了，叫我回州廳再寫一份，明天還有健康檢查，因此我雖然拿到志願書，卻沒有交出去，等於說是逃過了這次召集。那天晚上我去拜訪當醫生的朋友，把頭髮剪整齊，還跟他太太一同舉杯飲酒，朋友對於我為何之前不剪頭髮感到很疑惑，而那是在戰爭期間留下來的。

隔天十五號中午，我要去新店歸還之前借的醫學用書，因此登橋站搭車，途中所有人都低下頭來聽廣播（玉音放送），有的人哭了。到新店後才聽到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感到很驚訝，同時也為將來該何去何從感到很迷惘。

在那之後我短暫當過警備司令部的軍醫，並接受桂老師的指導，在松山療養院工作一年後隨即開業。

（第六屆 名寄市福利醫院）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5. 〈敗戰前後的迷糊之中〉 泉新一郎

昭和十九年（1944）九月一日，我進入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院。事實上，這天我在臺南是一位臺灣第五部隊（山炮兵連隊）的二等兵。昭和十八年（1943）十二月，文科生延期徵兵制度廢除，第一批學生被派往前線，那時我在臺北高校就讀文乙二年級，驚恐地發現戰爭的威脅迫在眉睫，一切已經無法隨心所欲了。

我從小就最討厭軍隊，不禁覺得在學校演習中被迫扮演士兵非常迂腐。就在我煩惱著如何逃出軍隊的時候，臺北高校畢業的臺大醫學部學長們邀請我進入醫學院。想著進了醫學部就可以不用當兵，我決定邀請自己在文甲和文乙的朋友進入臺大醫學部。由於我通過最短的升學途徑，昭和十九年九月我預定要入學時才十九歲，所以我應該不必擔心被徵召入伍。然而戰敗的色彩越來越濃厚，突然決定要徵召十九歲的士兵。昭和十九年九月我從高校畢業，但在七月，我許多文科的朋友都成為陸軍甲幹或海軍的預備學生，大家就這樣分散了，在臺北只剩下幾位朋友。昭和十九年七月，我害怕的赤紙來了，我四處打聽照會，但被告知我因為還沒正式進入醫學院，只能入伍接受徵召。到了八月底，我收到了醫學院的錄取通知，但那是後來的事了。九月一日，我不得已加入臺南的第五部隊，軍隊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地獄，我起先對自己的體力很有信心，認為自己是個健壯的運動員，但我水性不佳，沒能進入醫學院的遺憾讓我更加排斥軍隊。我早晚不斷的挨打，最後甚至還被槍打而導致中耳炎。我開始打聽如何離開軍隊，得知如果成為陸軍衛生部的委託學生，就可以退出軍隊，因此我懷著向上天請求的心情等待錄取。

昭和二十年（1945）二月，我收到以下錄取通知書：「命陸軍一等兵泉新一郎奉陸軍衛生局委託學生回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我從比屏東還更深名為枋寮的深山中回到臺北，得知大學醫院已疏開，因此臺北都沒有大學生，他們在山上建立一個陣地。我依照臺灣軍軍醫部的指示，向似乎是醫學院院長的一位教授報到。我們有包含兩位醫學部學生和三位剛從軍隊回來的合計五人。首先我們被抱怨遲到了，被以軍人敕諭的精神等內容訓斥，比如立正的姿勢不對等，這種像是軍隊下士官的態度讓我頗為驚訝。等我前前後後進出軍隊後，終於回到了大學，但對於一位偉大的大學教授說了一句傻話感到傻眼。

隔天開始，我們被委託給藥局長塚本教授。醫院裡空無一人，塚本教授被這項委託感到很困惑。他有一股大學教授的春風氣息，在戰爭中，周圍一片嘩然，

而唯有這裡，彷彿置身於戰局之外，甚至我每天都能悠閒的出去玩。

偶爾，我會去郊區遠足，尋找藥用和食用植物。老師戴著一頂白色的頭盔，但上面覆蓋著柔和的迷彩，他笑著說就算空襲來了，也能成為保護色。

昭和二十年（1945）五月三十一日，臺北發生大空襲。中午時分，空襲警報響起，我們本來應該在醫院前面的防空洞裡，但我們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所以進入地下室等待空襲。這是一次難以想像的大規模空襲，總督府直接被擊中，阿呆塔傾斜，許多躲在地下室的人都死了。大量一噸重的炸彈落在新公園和大學醫院附近，我們計劃撤離的防空洞也被直接炸彈命中，法醫學的田代教授和臺北二女高的校長也在這次攻擊中過世。空襲結束後，傷者和死者難以收容或救治，在新公園中有許多人的頭部被命中而死亡，令我無法忘懷的是河石老師指揮所有處置工的場景。臺北在一天之內變成了一座死亡之城，隔天我在榮町附近散步，連一隻小貓都看不到。

在那之後，又動員一般學生建築陣地，醫學部和醫專的委託學生被召集，分發到陸軍醫院。醫院似乎很困惑，因為他們沒有醫師資格，也不知道將學生分發給陸軍醫院的目的是什麼。我住在南門小學的一間教室裡（小學被疏開了），再被調到新店軍醫院，又再調到新店更深處的屈尺分院。四年級生畢業時間縮短，醫學部和醫專的學生聯合接受軍醫教育，當我在醫學院報告廳演講時，我不小心睡著了，醫學部助理教授發現了這一點，讓我站在講臺旁直到講座結束。之後，他來到醫專四年級的宿舍，因為我被逼站起來時的態度不好，他打了我一頓。他的衣服別著兵長階級的徽章，彷彿一所荒謬的學校。

昭和二十年（1945）八月十五日，當我們在新店更深山處的茅草營房時，我們被隔壁戰俘營散發出的奇怪熱氣嚇到了。每天看著美國和英國戰俘穿著破爛的軍服，和那等同於赤腳的軍靴在臺灣炎熱的陽光下，像赤鬼一樣工作，我在夜晚才知道日本戰敗的消息。第二天，我下山到新店，幾位委託學生像逃跑一樣離開了陸軍醫院。

昭和二十年（1945）十月，醫學院的課程開始了，入伍一年後，我才第一次聽到大學教授的講課。雖然一開始都聽不懂金關教授和森教授的解剖學和細谷教授的生理學，但我仍抱著感激的心情聽課。然而就在那之後，經過中國政府接管臺灣、中國軍隊登陸、日本人撤離等騷動，我仍然沒學到什麼東西。

到了昭和二十一年（1946），日本人陸續離開臺灣，醫學院裡只剩下日本教

授，而沒有日本學生。由於父親的工作，我在四月回到日本。雖然撤離學生的轉學手續已經完成，但我還是通過朋友的好意，造訪了仙臺和名古屋，並完成轉學手續。

在仙臺，我直接拜訪了時任醫學院院長本川浩一教授的研究室，說明晚回國的原因，並在申請入學時立即獲得許可，我親自前往事務室，直接拿到了錄取通知書。另外我也收到名古屋的入學許可，這是一個奢侈的煩惱，而我最後選擇了東北大學，並決定住在仙臺。

（十年級生 橫濱市開業）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6. 〈大溪之夜〉 真柄正直

我對臺灣的回憶數也數不清，論最大的感想，臺灣是我一生中最能開心做研究的地方。對三田老師研究的熱情也有很大的助長，不過和戰後私立大學的那點小蝦米相比，當時臺北帝大醫學部的研究費非常足夠從事各種研究。臺北帝大醫學部時期的生活構成我工作的基礎，不論是對妊娠高血壓綜合症、專性厭氧菌、母子垂直感染、不開腹陰道手術、子宮頸癌手術，每天都在開心地進行這些研究。但是當太平洋戰爭的終結臨近，受環境影響而不能做研究的空虛感不斷變強，加上必須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陷入很狼狽的狀態。在醫院疏開地大溪渡過的無聊日子的最後，我開始學習禪修。

在大溪唯一的樂趣，是在大漢流域中突出高臺上的觀音亭遊玩的時光。在晴朗的夜晚坐在觀音亭，抬頭仰望穿過繁盛的樹林間的月光，那種真正的寧靜，現在想起仍然烙印於我的心中。可是這些高大的樹木，在那之後馬上就被日本陸軍無情的砍倒了。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參、年表

時間	臺灣歷史暨公衛重要紀事	大溪醫療相關紀事
1874 年	牡丹社事件	
1884 年		李發隆出生
1886 年		曾文溪出生
1895 年	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	
1896 年	後藤新平兼任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鼠疫疫情爆發	
1896 年 6 月	臺灣總督府以府令第八號發佈《公醫規則》，派遣公醫至各地支援醫療、衛生事務	
1896 年 7 月	臺灣總督府實行《臺灣醫業規則》，開始以證照制度約束臺灣地區的醫療行為	
1897 年 4 月	臺灣總督府成立「臺灣土人醫師養成所」	
1899 年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	
1901 年	臺灣發生鼠疫大流行	
1902 年		傅祖鑑出生
1903 年 3 月		李發隆考取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1901 年 7 月	臺灣總督府發布《臺灣醫生免許規則》，規定醫生之資格	
1903 年 4 月 14 日		大嵙崁仕紳洪波臣投書《臺灣日日新報》闡述個人防疫見解
1904 年	臺灣再度發生鼠疫大流行	
1906 年	臺灣總督府公布《大清潔法》	曾文溪考取總督府醫學校
1907 年 4 月		大嵙崁支廳依《大清潔法》，下令境內實施清潔
1908 年		李發隆自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
1910 年		簡長斌出生
1911 年		李發隆至新加坡，任職於三五公司橡膠園醫

		院、曾文溪自醫學校畢業
1912 年	臺灣發生霍亂大流行	林錫金出生
1914 年		林長燦出生
1916 年		李發隆轉往中國廣東開設醫院
1918 年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醫學專門部成立（招收日人）	傅祖鑑考取總督府醫學校
1919 年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醫學專門部改制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8 年制）	
1919 年	臺灣再度發生霍亂大流行	霍亂疫情波及大嵙崁地區
1922 年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改制為 4 年制，與 1918 年成立的醫學專門部合併。	
1922 年 5 月 3 日		李發隆去世
1926 年		傅祖鑑大溪醫院開業
1927 年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改制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1929 年 4 月		簡長斌進入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就讀、新竹州衛生課將大溪郡阿姆坪列為瘧疾疫區
1932 年		大溪濟仁醫院成立，羅阿謹前來大溪執業
1933 年		簡長斌自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林錫金考取臺北醫學專門學校、黃朝欽來大溪執業
1934 年		簡長斌在大溪開設長新醫院、曾文溪去世
1935 年		簡長斌受臺灣總督府任命，擔任大溪公醫
1936 年	臺北帝國大學成立醫學部；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改隸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	鄭富智受聘於濟仁醫院，前來大溪執業

1939 年		林長燦考取東亞醫科大學
1943 年		林長燦自同仁會東亞醫科學院畢業
1944 年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決議疏開至大溪
1945 年 3 月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院門診、病房在大溪公學校恢復運作
1945 年 5 月 31 日	臺北大空襲	
1945 年 8 月 15 日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57 年		傅祖鑑去世
1990 年		簡長斌去世
1992 年		林錫金去世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柒、第二期報告書書面審查委員意見回覆表

編號	審查意見	回覆	頁數
1.	本計畫非常具有開創性，由於目前大溪的文史研究案多以木藝達人、礦業、觀光等主題為主，故本案從醫療人物出發，具有開創意義。本研究最大的貢獻之一，還在於將各種史料製表列出，或可成為後人研究相關主題之指引。	謝謝委員	4-17
2.	報告書作者秉持史學專業及日文閱讀能力，對本案提出有價值報告書。目錄所呈現之項目完整，收集之資料甚為豐富，尤其譯文很珍貴，將提供策展所需文字及圖文。	謝謝委員	71-81
3.	根據目前研究與既有之口述訪談所及，其實大溪已有很明顯的西醫系統發展，人物至少有柯新約、王汝、林真平、傅祖鑑、簡長斌、林錫金、林長茂、林長燦、簡德旺、鄭富智等人，其身分分屬傳教士、留日派與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等三種系統，作者也可以稍加分類，並論述當中的差異性與其所受教育之差別。	謝謝委員指教，已補充於成果報告書。	28-30
4.	頁 1，第 2 段第 2 行，畢業生卻...，請加「原則上」。因醫學校畢業生往外地服務的也有。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1
5.	頁 2，表 1 請參閱陳雅岑，《戰後臺灣醫師資格的角力—兼論《醫師法》之修訂》（政大臺史所博士論文），陳文中所提興亞醫學館的學生中有無與大溪相關者。因報告書頁 36 第 2 段有提到興亞院。	謝謝委員指教，已確認陳文中所提興亞醫學館的學生中無與大溪相關者。	2
6.	頁 5、6、7、9、18 等多處，均有公醫資料或文中多處提到公醫，是否可將曾任大溪的公醫包括日籍公醫在內，按年代作成表，使主題更完整。	謝謝委員指教，已製作大溪公醫表格，修正於結案報告書	12
7.	頁 9 之「公文類纂」中之檔案，若可標出年代，則將更完整。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11

8.	頁 11 簡長斌曾擔任大溪衛生所長，是否參加過臺大公衛所舉辦的「公共衛生訓練班」，那是戰後美援加強全省衛生所人員對公衛的在職訓練計畫。	謝謝委員指教，經查並沒有簡長斌參與公共衛生訓練班的相關資料	
9.	頁 21 第 3 段第 4 行，「招生都甚順利」，其實土人醫師養成所及醫學校初期「招生並不順利」，因為原來醫師社、經地位不高，醫師行業並不吸引子弟就讀，當時只要稍通日文就可找到很好賺錢工作，加上必修的解剖學，對臺灣人而言是忌諱的。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24、49
10.	頁 22，1918 年成立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醫學專門部是專為日本人子弟而設，1919 年專為臺灣人子弟開設的醫學校改制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 8 年制，1922 年改制為 4 年制後，1918 年專為日人子弟開設的醫學專門部才併進來，1927 年改制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請用正確資料製演變圖。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25
11.	頁 29，倒數第 3 行，英國人經「驗」，應為「營」之誤。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33
12.	頁 31，第 3 段第 7 行，「學生幾乎為臺灣人」，有語病，因總督府醫學校是專業臺灣人而設，請斟酌用字。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35
13.	頁 39，第 4 段第 4 行「等弟」，「弟」為「地」之誤。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29
14.	頁 69、71，二年級生及六年級生，請改為第二屆及第六屆較清楚。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75、77
15.	頁 76，1896 年鼠疫發生了。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82
16.	建議，學制外之西醫師、漢醫及中、西藥店，可能的話，請增加調查研究內容中。	謝謝委員指教，本調查乃是以西醫為主，學制外之西醫師、漢醫及中、西藥店，雖然不在本案的範圍之內，但卻可做為日後本案的延伸方向。	
17.	報告書中提及之陳五福醫師回憶，也可在文中稍加梳理。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29-30
18.	最後譯出的幾筆資料《東寧會 40 年》，也很有參考價值（建議列出年代，若無特別記載則無妨，已知約 1940 年代）。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71-81
19.	本報告調查詳細，作者於各方資料中努力搜集整理，值得推薦。最後則建議結	謝謝委員指教，已根據此方向修正結論內容。	54-55

	論部分可以多談一下大溪做為日治時期現代化醫療發生的之一場域，有什麼樣的特色。		
20.	本案值得持續開展，例如這些西醫的後代口訪，或更多私人文獻之探查，都是不錯的方向，期待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舉例如下： (1) 1936 年，全昌堂第二代林長春完成《新編家庭新漢醫撰集》一書時，特別將全昌堂稱為「中西老藥房」，可見當時全昌堂是有賣西藥，若能去探訪一番，應該會有進一步的收穫。 (2) 後續可尋求大溪一些西醫人物來訪談，特別是現在開業的西醫，也可以問問看。是否有早期的醫師名錄或衛生所的紀錄，有記載到大溪的老西醫。 a. 可補充新竹州醫會，《昭和十八年六月醫師會員名簿》(新竹：新竹州醫會，1943。)以及野々田半平編輯，《昭和十九年版臺灣醫師會員名簿》(臺北：臺灣醫師會，1944。)從探索、訪談中，看看能否尋求他們先輩留下來的資料。 b. 全昌堂的家族，出了漢醫、西醫、齒科，他們應該保留不少西醫的醫書或其他史料，可以訪查，僅印象所及，有一些筆記本和考試題本。 c. 老西藥房與助產士，也可以探訪一下，包括大溪展開行醫佈道生涯的柯新約(1880-1932)醫師，其 2 位女兒柯秋緣、柯灼灼均是助產士，看看有沒有蛛絲馬跡，因為西藥房也有可能保留古早時期的資料。 (3) 有關大溪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處，臺灣圖書館有不少日治時期的醫書、藥書值得開發，例如家庭醫書的類別中，是當時臺灣社會流行的用藥模式，若要進一步和大溪對比，就要找到大溪當地的資料來對照。	謝謝委員	15、56-70
21.	其他相關補充資料：	謝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41-43

	(1) 林長茂在日治時期從事齒科工作，他的兩位女兒轉做齒模技術，也都成為鑲牙師，可以探究一下。中山路姓簡的永安鑲牙「齒科坤」以前是跟林長茂輩學的，以前最早大溪算是醫學院畢業出來的就兩家，即林長茂跟簡長喆。 (2) 根據林志成的口述，日本人初來統治臺灣時，還是很喜歡吃漢藥，加上日本的西醫發展可能相對於國外比較起來，也還在發展階段。他小時候看日本的西醫用藥也是很簡單，只有阿斯匹靈（aspirin）或打簡單的針而已。到大正年間，日本來醫術還不怎麼發達，而是到 1930、1940 年代，有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學生畢業後，人數積累，才逐漸發展起來，例如報告中有提到幾位醫師：傅祖鑑、簡長斌、林錫金，傅祖鑑是最早開業的。 (3)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傅於 1926 年在大溪街開設大溪醫院，簡長斌則於 1934 年在大溪街開設長新醫院。這三位林志成都認識，他們開業後大溪的西醫變強，他們來以前的西醫我認為不是很強，也就是說 1920 年代中期以前，西醫技術可謂普普通通，一直到 1930 年代初期以前，漢藥還可以跟西醫競爭。 (4) 根據林志成所述，簡長斌本是大溪石屯人，住在現在資生堂藥房這個轉角，是其舅舅。林錫金本來住三角公園那邊，他兒子跟林志成則是同學，所以去訪談林志成和蒐集文獻資料，成了可以努力的工作。其實在這些醫師之前，大溪已開始有西醫，比較沒有人知道，在全昌堂齒科還沒開業前，已有西醫診所，多是請外地的醫師來看診。	
--	---	--

	(5) 也就是說 1930 年代以前，大溪已有西醫，只是那個時候的西醫大多技術不好。傅祖鑑、簡長斌、林錫金的出現，顯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的學生確實訓練較好、比較會打針、當時藥物也比較發達，故西醫就變得比較強，看西醫的病人開始變得比較多，到 1940 年代，西醫才贏過中醫，中醫變成看零散的患者，全昌堂也開始沒落，這段可以略加補充。	
--	--	--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

捌、參考資料

資料庫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臺灣人物誌》

《臺灣醫學會雜誌》

《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

史料

中島力，《[昭和十三年十二月]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同窓會 會員名簿》
（不詳：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同窓會，1938）。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聞社，1937）。

松谷哲男等編集，《東寧會 40 年》（東京：東寧會，1978）。

東寧會，《東寧會會報》（東京：東寧會，1981）。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

青友會編，《青友史》（橫濱：青友會事務局，1981）。

青友會編，《青友會名簿》（大阪：青友會事務所，2001）。

厚生省醫務局編，《医制百年史》（東京：ぎょうせい，1976）。

陳力航訪問、紀錄，〈蔡錫圭訪談紀錄〉，未刊稿，2012 年 7 月 7 日。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1924）。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 自昭和
6 至 8 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3）。

臺大景福基金會編，《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臺北：景福基金會，
1992）。

臺大醫學院，《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臺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同學錄》（臺北：臺大
醫學院，1952）。

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

雄：臺灣醫界社，1966）。

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75）。

臺灣省醫師名鑑編刊委員會編，《臺灣省醫師名鑑》（臺北：國際文化服務社，1958）。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44）。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 第二編》（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898）。

臺灣水道研究會，《臺灣水道誌》（臺北：臺灣水道研究會，1941）。

穗坂唯一郎編，《同仁會四十年史》（東京：同仁會，1943）。

野野田半平，《[昭和十九年版]臺灣醫師會員名簿》（臺北：臺灣醫師會，1944）。

專書

吳平城、胡慧玲著，《草地醫生》（臺北：玉山社，1997）。

李玲虹、龔晉珠主編，《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臺北：海峽學術，2007）。

張文義，《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

沈佳姍，《日治時期臺灣客籍醫師名鑑》（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22）。

張秀蓉，《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楊建成，《古早臺灣人著名醫師圖文鑑（1895-1945）》（臺北：俊傑，2003）。

羅景文，《大溪鎮志 人物篇》（桃園：桃園縣大溪鎮公所，2014）。

期刊論文

吳淳昀，〈日治至戰後初期大溪全昌堂醫藥家族事業之發展—以齒科林長茂醫師為中心〉《桃園文獻》第 13 期（2021，桃園），頁 33-60。

沈佳姍，〈以劉淑和帝國女子醫專為核心的探討〉《桃園文獻》第 13 期，（2022，桃園），頁 7-32。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臺灣史研

究》第 11 卷 2 期，頁 1-75。

陳延媛，〈放眼帝國、伺機而動：在朝鮮學醫的臺灣人〉《臺灣史研究》第 19 卷 1 期（2012 年，臺北），頁 87-140。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

羅景文，《大溪鎮志 人物篇》（桃園：桃園縣大溪鎮公所，2014）。

學位論文

范燕秋，〈日據前期臺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陳力航，〈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1895-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TAOYUAN